蘭亭考

自一至十三卷
并續二卷

合完

チ 09 6
399

早稻田大學圖書

門 チ06
號 395
卷

蘭亭考序

晚挈書結廬山陰茂林脩竹間訪問王謝遺躅但見壑巖深秀雲物興蔚而已得汪龍谿所藏脩禊大圖表之屋壁中山石中字又在棊硯間若與諸人接一日澤卿携此編見越故事也夫羲之召為侍中尚書不拜擢後將軍又不拜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尚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閒共識度宇量似非江左諸賢可及天若佑晋使昌

弘前醫官澀江氏藏書記

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下今論者知有此帖而已然知此帖者亦足以大雅風流自任況知之者無如澤卿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於茲有之旣請序名曰蘭亭考

嘉定元年十二月望日華文閣學士通議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高文虎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尤未為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漢魏吳諸史及子傳牒志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辭章皆出於正史之外是曰注書之法禊之為帖風流太甚自晉以來籍乎下語桑君盡交名公巨卿以及海內之士以充其見聞者固不一然與予游從三十年見必及此

其有贊於帖考者尤為不一今茲浙東臺使齊
公屬加彙正遂畧用史法翦裁之為此書者無
非風流大雅之事又無非博古好事之人若齊
公獨拳拳於此者是為風流大雅博古好事之
極矣
嘉定十七年秋九月 日朝議大夫新除祕書
省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高似孫謹書

蘭亭考目録

第一卷
蘭亭
第二卷
睿賞
第三卷
紀原
第四卷

永字八法
第五巻
臨摹
第六巻
審定上
第七巻
審定下
第八巻
推評
第九巻
法習
第十巻
詠賛
第十一巻
傳刻
第十二巻

釋禊
末卷
羣公帖跋

蘭亭考目錄

蘭亭考卷一

書竹青甑堂纂定本

桑世昌集

蘭亭

按通典曰蘭亭山陰漢舊縣亭王羲之曲水序於此作唐郡國志曰山陰有王逸少蘭亭元和郡國志曰蘭亭山在越州西南二十里十道志曰越州蘭亭王逸少會處越絕書蘭亭在山陰越王種蘭處

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渚在縣南西二十五里舊注云山陰縣西有亭王右軍在逌曲水賦詩作序於此水注曰浙江東與蘭谿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石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馬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亭宇雖壞基陛尚存

蘭亭脩禊序

晉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公云脩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題曰禊帖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帶左右

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舎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惓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喩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虚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詩

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

舞雩異世同流乃携齊契散懷一丘

仰眺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朗無涯觀寓目理

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靡不均羣籟雖參差適

我無非親御府本及陸柬之本作隣又作新篇首又多二句

司徒謝安一云限卿王之

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執寄傲林丘森森

連嶺茫茫原疇迴霄垂霧凝泉散流

相與欣嘉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物景微風扇

輕航醇醪陶元府兀若游羲唐萬殊混一象安

復覺彭殤

司徒左西屬謝萬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脩竹冠岑谷流

清響條鼓鳴音元萼吐潤霏霧成陰

元冥卷陰旆句芒舒陽旌靈液被九區光風扇

鮮榮碧林輝雜英紅葩擢新莖翔禽撫汗遊騰
鱗躍清泠

左司馬孫綽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脩竹
陰沼旋瀨縈丘穿池激湍連汎觴舟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嚶羽吟脩竹游鱗戲
瀾濤攜華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
味在聞韶

行參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永歎
清響擬絲竹班荊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朱
顏舒

前餘姚令孫統

茫茫大造萬化齊軌罔悟元同競異摽旨平勃
運謀黃綺隱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
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迴沼激中逵疏竹間

俯揖因流轉輕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
籟吹連峯

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步潁湄冥心真寄千載同歸
烟熅柔風扇熙怡和氣淳篤言興時游逍遥映
通津

王肅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嶺今我斯游神怡心靜

嘉會欣時游豁爾暢心神吟詠曲水瀨淥波轉
素鱗

王彬之

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淥水揚波載浮載沈
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淸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
在魚

王徽之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潁疏松籠崖游羽

翩翩鱗躍清池歸目寄歎心冥二奇

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沖真齊契箕山阿

陳郡袁嶠之

人亦有言意得則懽嘉賓既臻相與游盤微音迭詠馥焉若蘭苟齊一致遐想揭竿

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煥渙一作激泉流芳醪豁爾累心散遐想逸民軌遺音良可翫古人詠舞

雩今也同斯歎

已上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

散騎常侍郗曇

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游近郊

前參軍王豐之

肆眄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茲幽峙

前上虞令華茂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汎汎輕觴載興載懷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元會
潁川庾友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散宇宙内形浪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尚想昧
古人
郡功曹魏滂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康駕言映

清瀾亹亹徳音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
川謝揭竿
郡五官佐謝懌一作繹
踨暢任所適回波縈游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
清塵
潁川庾蘊
仰懷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斃理
自因

前中軍參軍孫嗣

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元風絕千載挹遺芳

行參軍曹茂之

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間尚想方外賓超超有餘閒

徐州西平曹華（漫錄云曹華平）

願與達人游解結遨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游無何鄉

榮陽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寄有尚宣尼遨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奇唱今我歡斯游慍情亦暫暢

王元之

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蕭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

王蘊之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以捐仰詠挹遺芳怡神味重元

王渙之

去來悠悠子披褐良足欽超迹脩一作遊迹循獨往元契齊古今

已上一十五人一篇成

侍郎謝瑰　鎮國大將軍掾卞迪

行參軍事印丘髦　王獻之

行將軍羊模　參軍孔熾

參軍劉密　山陰令虞谷

府功曹勞夷　府主簿后綿一作澤

前長岑令華耆　前餘姚令謝滕

府主簿任儗一作汪假　任城呂系

任城呂本　彭城曹禮一作禮晉列傳有李充天章碑則無之

已上一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俗稧

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纔十一人成一篇者郗曇王豐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韻者爾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止十六字五言二韻止二十字爾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敵之輩終日不能辭於十六字哉切意古人恃重自惜不欲率爾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爲愈 琴溪黄徹詩話

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停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纓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閒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朗予笠拂之道暮春之始禊於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艸鑑清流覧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復覚鵬鷃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旦

陳矣感詩人之致興諒詠歎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畧如此所賦詩亦幾而般之如前四言五言焉乾道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宏福寺沙門懷仁集晉王右軍書

按羣賢賦詩刻本有二舊稽者內避本朝諱多代以它字又多闕顛殊失其旨且先後次敘與中山王子高寫本稍異若後序與藝文類聚所載詳略亦多不同姑以集字本為正

蘭亭考卷一

蘭亭考卷二

桑世昌集

睿賞天章異聞附

太宗皇帝

御書前人詩不到蘭亭千日餘嘗思墨客五雲居曾經數處看屏障盡是王家小草書

仁宗皇帝

至道二年內侍高班裴愈奏於蘭亭傍置寺賜額天章書堂基上建樓藏

三聖御書
仁宗皇帝賜　御篆寺額扶華鎮記云山
陰天章寺即逸少脩禊之地有鵝墨池引
溪流相注每
朝廷有命池墨必見其將見則池有浮沫
大如斗溪散滿池雲舒霞卷如新研墨一
流水復清澈　皇祐中三日連發未幾
太宗
真宗
仁宗三朝御書皆至方勻泊宅編曰蘭亭
有逸少研池
朝廷每頒降池水黑可染緇太常卿沈紳
記其事
高宗皇帝
攬定武古本蘭亭敘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
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

爲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
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虚談廢務浮文妨
要恐非當今所宜且義之捉拔俗邁往之
資而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
遠想慨然又歎斯文見於世者摹刻重複
失盡古人筆意之妙因出具本令精意鉤
摹刻付碑板以廣後學庶幾彷彿不墜於
地也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宗室子晝紹興初在從列　宣取
所藏定武本遂摹刻禁中
高宗親御翰墨即此跋也

余自魏晉以來至於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
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
衆體備於筆下意間猶存於取捨至若禊
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
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翰墨志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
有一人脩祓禊揮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
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
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
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
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
後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
軍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

若千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常在
心目不可忘非若其它人牘數行數十字
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上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
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
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
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
重也予得其千文藏之上

從古殿蘭亭賛 紹興庚申

右軍筆法　變化無窮　禊亭遺墨

行書之宗　奇蹤既泯　石刻亦工

臨倣者誰　鑑明於銅

論字書先寫正書次行次草蘭亭樂毅論賜汝

先各寫五百本然後寫草書

右汪逵家藏

高宗御書前三字亦是　宸翰後

用御書之寶

王羲之樂毅論正書第一天下珍之梁世摸出

字法奇古全是帝後爲餘杭公主主以帝

所重帝加寶惜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

流處處尋訪累載方獲此書留意運功特

盡神妙

御書素本一幅塗改頗多藏汪逵家

早來鄭行奏蘭亭後不見字闕六　黄庭堅譚稹語

言乃是庭堅作字蓋米今行來差竝是複

書方是複方是三字年存

御札一軸三紙藏右司黃犖家

思陵在御臨賜不一留守呂頤浩越帥孫近薌

林向子禋松窗錢端礼米友仁劉光世皆

刻於石薌林松窗所賜俱是 宸翰

紹興七年三月 臣頤浩入覲于建康宮既陛辭

皇帝遣中使 賜以御書晉王羲之蘭亭

亭脩禊序臣下拜捧觀如凌玉霄遡紫清

雲章奎畫爛然絢日而不知卷素之在手

陛下天縱多能博通衆藝翰墨之妙前兼

古人顧如此書雖下法義之而天資高邁

神意自得直出其上非若世人臨倣摹擬

拘於筆畫形似之閒者也臣伏思

太宗皇帝宸翰之工實過二王於時臣下

名善書者莫能望其髣髴方鑑承

藝祖卒是伐功屢征不庭時未遑暇 神
武既定之文德誕敷如字字一事猶能獨擅
天下而傳美乎後况於紀綱法度之無裕
者乎今
陛下乘中興之運能撫六師志戡多難朗
復大業屬時偃革則遂以人文化成天下
寳書傳美又將貽萬世以詔我
太宗之懿蓋有待焉臣 老矣念終無以御

裨 聖志尚庶幾及見大勲之集也刊諸
琬琰切以為志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兩
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
知臨安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
臣吕頤浩謹書

吕頤浩謝賜 御書蘭亭表

鋒闕清都甫違帝所雲章奎畫忽到人間被寵
錫之非常覓衰殘之有耀中謝竊以隸文變古

書法享新魏氏以還東晉擅揮毫之妙鍾繇而
降右軍馳獨步之名蘭亭脩禊之遊洗金谷
望塵之俗騁懷寄傲存遐想於胸中感事臨文
發奇姿於筆下斯極當年之美遂為歷代之師
珍藏既出於雲門傳刻僅留於翔臺疲精莫近
絶軌難攀恭惟
皇帝陛下好學性成多能天縱精窮千文之暇
不遺翰墨之娛心摹手追何勞取法龍盤鳳翥

直與抗衡實惟今古之無雙豈止帝王之第一
臣小勤筆硯晚際風雲憂常在於邦家老已損
於文字誤膺上賜還媿凡心懷寶言歸幸免登
牀之誚據鞍自失但驚照乘之光期傳祕於私
門但輸忠於永世

　　憲聖慈烈皇后

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郡王韓世忠
得之表獻

上驗璽文知為 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
度使吳益刊於石 中興小錄時紹興十七年丁卯七月丙寅
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陞升之代劉珙
春帖子云內伏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
渾不凍端為寫蘭亭刻吳據家

孝宗皇帝

義之書超詣絕妙古今不可比倫用意精微落
筆詳緩一點一畫無不皆有法度揮毫從

心不踰於規矩既無過當亦無不及增之
失於有餘損之失於不足作字有八面變
態之妙如蛟虬之騫騰鸞鳳之翔舞煥然
溢紙飛動眩目亦猶仲尼之道出乎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覽孔脩
禊詩敘無一筆義之法亦非唐賢所臨寫
全不成字今復還卿至可領也 還從臣賜進午

紹興己未六月

思陵嘗臨禊序賜劉光世其子堯仁進之
孝宗親灑　宸翰於后云　臣恭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富緝熙
之學寓之翰墨仰臨王羲之脩禊敘妙入
神品劉光世當靖康之末奉迎濟上寧先
諸帥敦詩閱礼夙蒙恩遇固宜被此寵章
其子堯仁裒軸來上捧觀再三復書此以
賜之乾道改元季冬　臣謹書

蘭亭考巻二

蘭亭考巻三

桑世昌集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瑯琊王羲之逸
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蹐聯美胄蘭敦名
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隷以穆帝永和九年
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陰與太原孫統承
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

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脩禊禊之礼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所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别體就中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悉無同者一云變轉悉異遂無同者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

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師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成王諮議彦祖之孫廬陵王胄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子孝賓倶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寫所退筆頭置大簏中簏受一石許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所臨眞草千文八百餘本分施浙東諸寺各一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初落髮時倶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舊宅也後以便於拜掃因移此寺與右軍墳及叔蒼已下塋域於山陰縣西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崇釋教故號寺為永

欲寫寺見舊晉志具臨書之閣至今尚存禪師年近百歲乃終
其遺書付弟子辯才才俗姓袁氏梁司空
昂之元孫博學工文琴棊書畫皆臻其妙
嘗於所寢伏梁上鑿為闇檻以貯蘭亭寶
重逾於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
王書訪募真蹟備盡唯蘭亭未獲尋知在
辯才處凡三召之恩賚優洽方便善誘確
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洊經喪亂墜

失不知所在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
軍之書朕所偏寶求見蘭亭勞於夢寐此
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以計
取之庶幾必獲尚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
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帝之曾孫今貫
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上遂
召翼翼曰若公然遣往義無得理臣請私
行又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上悉依給翼

遂徴服至洛潯隨商舶至越黃衫寛裹得
山東書生之髏於寺之夕閲壁間畫適辯
才所君才適遥見乃問曰擅越何来巢因
訖前致謁云予子是北人擕鸞鷲種歴寺
從觀幸遂一見詣意投合延室内飲共園
棊撫琴投壷捷槊間及文史乃曰白頭如
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復形迹也飲下獨復
設缸面酒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甕頭謂初

熟酒也酣樂之餘分韻賦詩才傑得來字
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
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
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燃灰巢得招字云
觧后款良宵慇懃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
地豈成遥酒殘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
失羣鸞良苦業風飄姸蚩略同彼此諷味
恨相知之晩適宵盡歡翌旦乃去才云擅

越間郎更来翼延乃載酒赴之相與酬唱
者數四一日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
嗟賞不已因談及翰墨翼曰家世皆習二
二揩法自幼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才欣
然請曰諾旦可携来翼如期而往出其帖
示之才熟視且曰是則是矣然未佳善也
貧道有蘭亭眞墨蹟頗亦殊常翼曰數經
亂離眞蹟豈復在必是嚮揭者耳才曰先

師圓寂之際手手付受端有源緒那得參
差次日乃於梁檻內出以示翼翼故駮瑕
指纇曰果嚮揭書也紛競不已自爾更不
復藏并翼諸帖並留几格間才時年餘八
秩日於窗下臨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
自是翼往還既密與其徒略無疑間未幾
辨才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来詣
其徒曰偶遺帛子在案童子即為開門翼

因就取蘭亭及御府所借帖徑赴永安驛
告驛長凌愬曰我迺御史奉命來此有臺
敕可報汝都督時都督齊善行即竇建德之妹聟在
偽夏右僕射以用舍書伹廬江節公及隨黃門侍郎裴矩之策舉國歸降我唐由此
不失貴仕送授上相金印綬綬封真縣公國於是善行聞之馳
來拜謁翼因宣示上命具告所由善行走
介召辯才才遠見追不知所措繼遣散直
云侍御須見及才至見御史迺房半蕭生

也翼報被命遣取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
取別才聞語便絶倒良久始甦翼即馳驛
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
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入五
品賜銀瓶一金縷瓶一瑪瑙椀一並實以
珠內廐良馬二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
太宗初怒老僧秘恡俄以其耄不忍加刑
數月一作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敕

越州支治辯才不以入已迴造浮圖拯具
猜羅至今猶存才因驚悸成疾歳餘迺卒
一云才因驚悸患重不能飲唯歠粥歳餘乃卒太宗命供奉搨
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
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
十三年帝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謂高宗
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
心也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

受制命曰吾欲將所得蘭亭去及弓劍不
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
所搨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街稀少代代寶之吾為左
千牛將軍隨隱際適越汎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七猶倦諸郡國知虞預
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揚
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為桓元所害子孫避難江東後遂編貫山
陰郎岳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揚之族長安三年素年已九十二視聽不衰
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

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於時歲在甲寅
季春之月上巳日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畱
神藝術迹逾華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
四月二十七日任苟均一作州刺史蒙恩許
拜掃至都承訪所得委曲一云在都城訪所委曲緣
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
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宣
敕內出絹三十疋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

舞足蹈捧戴周全光駭閭里僕跼天聞命
伏枕懷欣殊私忽臨沈痾頓減輒題卷末
以示後代朝議郎行職方員外郎上柱國
何延之記彥遠家有馮承素蘭亭元和十三年詔取書畫入內今有馮承
素樂毅論在於有太宗手帖具後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閱法書要錄見
其文繁瑣戲為刪潤伯思刪本今不
復見從太平廣記稍加去取仍不欲

棄其舊各就箋其下廣而存之書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為僧所得
至太建中獻於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
王王不之寶後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
不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言得之太宗為
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
亭終不至也乃遣問辯才師歐陽詢就越
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

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太宗崩中書令褚遂
良奏蘭亭乃先帝所重本不可留遂祕於
昭陵　劉餗傳記
太宗正觀中搜訪王右軍真蹟出御府金帛為
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其草迹又
令褚河南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
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
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後蘭亭

一本相傳云將入昭陵元宮長安神龍之
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搨寫樂毅論
因此遂失所在　韋述集賢記
褚遂良撰晉右軍王羲之書目內行書五十八
卷共二百六十帖以蘭亭敘為第一後跋
云正書行書自正觀八年河南公褚遂良
於禁中西堂臨寫之際錄出唐初有史曰
實錄此之撰目蓋具類也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

何延之蘭亭記云王逸少永和九年蘭亭修祓
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
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
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
字最多又尚書故事云唐太宗酷好法書
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
為一軸內行書有五十八卷褚遂良以蘭
亭為第一太宗實惜者獨此書為最置於

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
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
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周越法書苑

武德四年秦王俾歐陽詢詐求得之遂入秦府
麻道嵩搨二本一與辯才一王自收嘗留
肘腋間後從褚遂良請殉葬昭陵 南部新書

世昌嘗於范覺民丞相家見五字
不損本奇甚後有雪溪跋首載此

條頗詳南部新書云蘭亭惟武德
四年歐陽詢就越僧求之始入秦府
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辯
才一秦王自收嵩私搨一本於時
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
去肘腋及即位後學愈不倦至貞
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天
下所見但撫本耳餘與推辯門所

述回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已下僅千軸獨蘭亭
文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餘皆在祕府
至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竊㩀遂流落
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為軍人
所刧奪取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
尉瑋家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
為王氏物也故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有云

蘭亭繭紙入昭陵世無復見猶龍騰東坡全集
見後

右軍禊飲敘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藏在
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
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者乎及蕭氏宇文
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蹟
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
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
之書家晚得定武本蓋彷彿存古人筆意

手山答

正觀末太宗一日附諸高宗吾欲就爾求一物可乎高宗踧踖俯伏從之對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國家天下陛下所賜此外更欲問臣求何物太宗曰吾千秋萬歲後欲將蘭亭如何高宗再拜嗚噎而已至昭陵作治以玉匣内之元宮其後昭陵墓經開發蘭亭復出人間元豐末百人自兩浙與織

女支機石同齎入京師至太康縣值裕陵奉諱不獲上之質錢於民間而去今不復聞存沒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其圓可方二寸不圓微窊正碧天漢左界北斗注其上太宗在唐不世主也一書之微生以計取死以後求生猶可玩適死將何為哉與夫富民多藏厚葬者無以異也張舜民畫墁集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逸少
所書詩序也右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
三日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
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
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
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祓禊於山陰
之蘭亭酒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
書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

皆仿別體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他日
更書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
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為比丘俗呼永禪
師永卒傳其書於弟子辯才俗姓袁梁司
空昂之元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
書帖募搨殆盡惟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
詰之固稱海往喪亂已失不知所在後遣
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為書生以說辯才始

得之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
諸葛貞等四人為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
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遺詔以蘭
亭入昭陵惟趙模所搨名傳於世事見何
延之蘭亭記（秦觀此跋乃删取何延之記中語）
此之自唐明皇得眞蹟刻之學士院人間不復
見朱梁篡竊輦遷汴都耶律德光破石晉
此刻渡河帝羓旣歸與輜重棄之殺虎林

後置之州治遂曰定本（碧岫野人趙莊仲古跋明當作文恐
誤也）
宣和中詔宣定武衛挍舊人間蘭亭石刻曰慶
歷中宋祁帥鎮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
死於妓家樂營將何水清者得以獻祁祁
祕藏不妄與人留於公庫因謂之定本後
河東薛珦來帥其子紹彭刻留郡易之
以行今在長安帥薛嗣昌紹彭之弟也時

内侍梁師成為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摹石背一本墨深背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字差大有唐法亦不可廢先君適藉祕殿詳聞此說不可不廣近康與之云與石俱載以北又宗定國嘗從使金云在所謂中京者因併記 㮚芑

定武蘭亭序石刻世稱善本 宣和中從仕郎

山詢訪故老以謂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永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交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 慶歷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視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石本示公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迺出石散摸售人每本須錢一千也是好

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債無從取償
時宋景文守定乃以公帑代輸之因取
石匣藏於庫非貴游之舊不可得也熙寧
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者留
之中山易古刻携歸長安 大觀中 詔
取其石置宣和殿中闕不復見矣 養浩書 坙書
右何遠子楚所著春渚紀聞其眞
槀見存汪氏家余近以其所傳因

致康與之跋續氏所藏及沈虞卿
題游氏本皆采紀聞中語獨此跋
爲詳但其文互有去取姑從而寘
定云世昌書
李文和遵勉其家舊畫冣富有懷仁眞蹟集右
軍聖教序貞觀蘭亭詩序山陰帖樂毅論
皆冠世之寶 李氏遺事
文仲元鳳翔人工畫人物有老子誡徐甲蕭翼

賺蘭亭南山四皓等圖傳於世
右圖寫人物一軸凡五輩唐右丞相閻立本筆
一書生狀者唐太宗朝西臺御史蕭翼也
一老僧狀者智永嫡孫僧辯才也
太宗雅好法書聞辯才寶藏其祖智永所
蓄右將軍王羲之蘭亭脩禊敘眞蹟遣蕭
翼出使求之翼至會稽不與州郡通變姓
名易士服往詣辯才朝暮還往情意習洽

一日因論右軍筆蹟悉以所攜御府諸帖
示辯才相與之復竊難眞贗優劣以激發
之辯才遂云老僧有永禪師所寶右軍蘭
亭眞蹟非此可擬藏之梁間不使人知與
君相好因以相示翼既見之即出太宗詔
札以字軸寘懷袖閻立本所圖蓋狀此一
段事蹟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
口張不吃有失志之態執事二人其噓氣

止沸者具狀如生非善寫貌馳譽丹青者
不能辨此上有三印其一內合同印其一
大章殘滅難辨皆印以朱其一集賢院圖
書印印以墨朱久則渝以故唐人閒以墨
印如王涯小章李德裕贊皇印以墨此圖
江南庫所藏簪頂古玉軸猶是故物
太宗皇帝初定江南以兵部外郎楊克一下
字犯濮安懿王諱知昇州時江南內府物封識如
故克不敢啓封具以聞
太宗悉以賜之此圖居第一品克蔡人寶
此物傳五世以歸其子婿周氏傳再世其
孫穀藏之是祕梁師成請以礼部度牒易
之不與後從擾攘穀將遠適以與其同郡
人謝伋伋至建康為郡守趙明誠所借因
不歸紹興元年七月望有携此軸貨於錢
塘者郡人吳說得之後見謝伋言舊有大

牙籤後主親題刻其上云上品畫蕭翼籤
今不存此畫宜歸御府而久落人間疑非
所當寶有者說記吳傳朋跋圖後
呂文靖家有蕭翼說蘭亭故事橫卷青錦褾飾
碾玉軸頭江南舊物郭若虛圖畫見聞誌
桑條爲條氏年立傳該述備矣然自唐以上互
見於諸跋中者茲不重出姑刪取國初著
說者具載之云僞吳時遣內侍省使高鄕

聘於蜀猶因獻孟氏世子以石本蘭亭序
此本後亦不復見世所流玩每各不同一
本患肥肥則神癡乃褚庭誨所臨一本患
瘦瘦則韻弱乃洛陽歸地所得其餘數本
是又在二本之外而愈粗矣今天下其可
取者以吾所聞獨有三焉其一褚河南所
臨在蘇才翁家先入尚方字勢亦與石不
諧其二破黃本乃諸葛所臨在鄧右轄洵

仁家然藏之祕閣迄不得一見或謂又恚
肥蓋古之人臨書感自存其體多不徇其
步武爲尚故也其三則定武本者乃江左
所傳晉會稽石也自晉至錢氏宋天下既
大一統而定武在富民之家好事者摹以
金幣從會稽取之而藏於家未知在熙
陵時歟在定陵時歟世固得其始末及
後戸絶貲沒縣官人始見之因置諸定帥
之便坐壁間熙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
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還之壁元豐
後薛尚書向來定遂取其石以歸世但謂
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美大觀初　裕
陵方向文傳雅詁纂諸尚方則無有或謂
此石亦殉　裕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
今薛氏石又不知在亡世猶有墨本且傳
焉況兵火之厄則雖墨本當亦無幾噫可

傷也已吾居東者久將恐懼之不暇蓋於此夢想所不及紹興丁巳冬閏月忽得定武古石墨本於青社人宋氏子槃蓋傳於其父傳曰令端夫端夫得之於汝陽鍾離閔閔授之於孫氏子中甫中甫者次公侍郎之子也其書傳授次第是明因感歎之餘且懼後生不能知其源派也延為之傳而并藏之

按劉餗傳記與何延年之不同何謂王氏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付弟子辨才劉謂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永所得太建中獻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王即煬帝不知寶僧智果借搨因不還果死弟子辨才得之何謂太宗使蕭翼詭取劉謂太宗見搨書驚喜使歐陽詢求得之據何說太宗得蘭亭在即位後劉謂以武德二年入秦

王府何謂大宗末年從高宗乞蘭亭從葬
劉謂高宗從褚遂良之請何謂辨才之師
智永如劉所言即智果矣前輩謂行間僧
字為徐僧權書縫吳傳朋家古石本僧字
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如此則劉說似
可信然考梁武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
當時惟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
此眞蹟之異同也姜夔

集古系時錄第三卷內云蘭亭脩禊序王右軍
書有五本薛家本為眞定武本次之長安
本又次之餘二本不載
右軍祠堂碑有云公之生也踐得二之機處五
百之慶晉鍾清貴鑑裁端凝更簡澹雅魁
梧頹放性散如也深為伯父大將軍敦丞
相導之所器重字總墳索藝苞流略書窮
八體才贍五能至若金露菊雲芝英莚葉

鸞迴鵠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挺拔
終古輝映未今者予我太宗萬機之暇宏
覽典墳得之右軍欣然師範親製讚論有
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
右軍乎心摹手追此人而已斯乃萬世之
榮觀也又云既而金行不競小人道長與
言慷慨遊誓境登臨時卷舒關國隆替能
迹名山論歷滄海揖龜俎虢龍串煉金音

眉殘蕊溜曲水茂蘭亭於是謝安孫綽李
充許詢支遁許邁之儔若非閟字一首謝時
即是文章冠代何嘗不攀勝慕德夕髙朝
游公自為之序以申其志也唐王師範
兒時從祖祕監居官定武見蘭亭古刻在州治
東園榭圃之東葵亭西壁刻治甚妙第五
行帯字右字第八行天字筆畫已闕壞石
青色太觀已丑下第京師頗無聊賴適王

彥昭侍郎出帥定武相與觸持而去復求
此石與舊所見無異移置書室中護持是
謹但白石非青石而蘭亭迷所在矣此本
出黍龍董氏云淳化閣具祖君官定武時
摸打非特三字俱無恙而筆意具在世以
為字術御字取諸字毫忽轉搨皆他本所
無十襲緘封凡三百本又出具官定武閣
告身以表之而一本取錢二百余鬻而毫

之於三百本中㧞取其尤滑三本皆錦褾
而玉軸之庶幾予發揮之矣東平畢少董
紹興甲午年正月丙午

蘭亭考卷三

蘭亭考卷四

桑世昌集

永字八法 未有蘭亭此法已具秘於傳授者不一今蘭亭首備此法 但側微變要 亦百自云

努　啄　磔

側　趯

勒　策　掠

側勢一

法書苑曰側不可平其筆當側筆就左為之口訣云先左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緊則乘機頓挫借勢出之疾則失中過又成俗

李陽冰筆訣曰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此永字頭一點是也

臨池要訣曰永字當側筆就左為之先左揭其腕次輕蹲其鋒不嶮則體勢鈍鈍則芒角隱而神格滅

禁經曰點如利鑽鏤金

右軍曰作點之法皆須落如大石當衢

勒勢二

筆訣曰勒者卽是永字旁二筆橫畫之法築鋒而策仰筆而後收準此用筆形勢自彰矣

努勢三

口訣曰凡傍卷微曲蹙筆緊走而進之直則衆勢失力滞則神氣怯散夫努須側鋒顧右潛趯輕挫其揭

筆訣曰努者卽是永字旁三筆為努筆之法竪筆而徐行近左引勢（一本無近左引勢四字）不欲直直則無力矣臨池云不宜直書直則無力立勢左偃而下狀若致力於背徐行適左而引勢或不用之宜不作趯

蔡氏口傳曰頓筆先縮鋒驟努今頓下斂之其全露縣針卽斂之餘勢也

趯勢四

口訣曰傍鋒輕揭借勢之不勁筆不挫則意不

浮趯與挑一也鋒貴於澀出適期於倒收

所謂欲挑一也鋒貴於澀出適期於倒收

所謂欲挑而還置也

筆訣曰即是努筆下殺筆趯起是也法須

挫衂（一云其法早回）轉筆出鋒停思消息之則神

（一作先）蹤不墜矣

策勢五

口訣曰仰筆潛鋒以鱗勒之法揭腕趯趯（一作勢）

於右潛鋒之要在盡勢暗捷歸於右也夫

策筆仰鋒豎趯微勁借勢峻顧於掠也

筆訣曰策者即永第五筆其法始築筆而

仰策徐轉筆而成形依形以獲妙則迴爾

而超羣也

掠勢六

口訣曰撇過謂之掠借於策勢以輕駐鋒右揭

其腕加以迅出勢施於左法在澀而勁意

欲暢而婉遲留則傷於緩滯庶疾之旁永

末左出皆是也夫側鋒左出謂之掠

筆訣曰掠者即永字第六從策筆下左出

而鋒利下不墜則自然佳臨池訣曰右揭

其腕借勢於策欲輕駐其鋒微曲其勢意

須暢而不欲凝滯不掠則不美麗也

啄勢七

口訣曰左向之勢須盡為啄按筆蹲鋒潛蹙於

右借勢收鋒迅直旋右須精險似出去其

緩滯白鳥字頭斜皆是也夫筆鋒反紙為

啄在潛勁而啄之

筆訣曰啄者即是永字第七筆其法則側

筆而速進勁硬若鐵石而不墜於斯為妙

矣

磔勢八

口訣曰右送之波皆名磔右揭其腕逐勢緊趯

傍筆迅磔盡勢輕揭潛以暗收在勁迅得
之夫磔法筆鋒須趯勢欲險而澀得勢而
輕揭暗收存勢候其勢盡磔之
筆訣曰磔者卽是永字第八筆其法始入
筆緊築而微仰使下徐行勢足以磔開其
筆或藏鋒出鋒由心重鋒旋則其質肥直
以險澀而遒勁徐行勢足而後磔之藏鋒
出鋒意困必也 翰林密論 平磔法

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
眞造八法草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
以 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 米芾書史
高宗翰墨志曰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
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隸
之餘風矣
翰林禁經曰八法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
傳授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

也隋僧智永發其旨趣授於虞祕監世南
自茲傳授彰厥存焉李陽冰曰昔逸少工
書遂歷多載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其八
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又筆訣云八法是
翰墨之良規習書之流無或輒廢法書苑
蔡氏傳授凡十二訣永字第五側勒努趯策掠
啄磔先賢口授不形紙墨張旭唯傳永自
後究一切字法無不該矣

寄論書訣曰寸不遒分撤不愈策鈎肩延斂卷
首延開束合西捅左短右脩宜頭開底疊
口張機逸少永字字者易窺
黄伯思論書曰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
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
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
知歷筆意徒規規強效古人從成卷印刻
字耳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尤姿媚可愛時人狀其書以為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為非是此山谷題徐浩碑後書季海題後則又曰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 山谷

傳授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授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繇傳衛夫人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外生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授歐陽詢歐陽詢授陸柬之柬之授姪彥遠彥遠授張旭旭授李陽冰陽冰授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等凡二十三人

蘭亭考卷四

蘭亭考卷五

世昌集

臨摹

唐太宗於右軍書獨畱睿賞正觀初下詔求詢殆盡蘭亭樂毅尤所寶重令湯普徹等搨賜梁公房元齡已下八人普徹竊出在外傳之及晏駕入元宮蘭亭搨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好蹟天禧中相國僧元靄曾進

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文皇署敕字傍勒僧
權二字體法既臻鐫刻尤工元靄工寫貌善狀人情懸
至於煎調染寫亦出天性時莫有繼者今太祖太宗御容即其筆也
參政蘇易簡家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紫
益名手傳搨也隋智永亦臨寫刻石間以
章草雖功用不倫粗髣髴其勢本亦稀絕
唐陸東之臨寫蘭亭五詩後有二行云吾所緻
日去不復解此意想足下明必顧之遲遲
羲之頓首
司議蘭亭此帖尤麗結裹圓轉趣媚不窮
復題司議蘭亭帖一行後有跋云天復二
年九月三日盧家阿姑遺其月念九日夜
記年十五
唐陸元方傳伯父東之善書官太子司議郎太
宗時人所謂歐虞褚陸者昨日觀蘭亭詩
固知是東之書已嘗言之矣後題司議益

不疑也此世無有請寶之敏求上文王家藏此帖云陸東之書次道能筆法僕信然如帖尾羲之字恐是一手臨書爾 仲冬九日雪中過文王陳繹和叔題 郇國公觀 元豐七年二月初七日尚書省題 觀

蘭亭五言江左風流蕭然在目筆迹古雅亦逊二王然少雜奇險豈陸君所摹耶愽陵用吉得之盧家阿姑非大姓故家莫能有此也 元豐八年二月十二日眉陽蘇軾書是年十一月十八日轍過泗州

嘗觀

陸東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東之書蘭亭用綠麻紙押尾署陸司議書雖外露毛骨而雅有風氣 東之吳郡人官至太子司議郎虞世南之甥張懷瓘云少師世南臨寫所合亦猶張翼換羲之之表奏蔡邕爲平子之後身

魏正始中務談元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元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

盡矣今山陰脩禊諸賢詩體正爾然皆寄尚蕭遠軼迹塵外使人懷者可存見晋人一帖云三月詩文既佳興趣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詩也是時與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自不凡亦可珍録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於右軍擲堂 黄伯思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劉秦妹善臨蘭亭及安西帖奪眞亦唐翰林書人 跋法書苑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絶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東坡跋官本法帖

蠟本雙鉤之法世皆不傳惟唐翰林院所摹帖中用之此蘭亭蓋當時搨賜侍臣者卷首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

又有一時官史署銜名其詳審如此決不
失眞矣嘉祐元年正月望莆田蔡襄題唐搨
賜本

曲水亭世謂之蘭亭嘗觀搨本祕閣一本蘇才
翁周越一本此外無繼者晛於王公和處
得石本絕有意思先臨一本爲馮當世持
去吾眼目益昏不可多得也嘉祐癸卯五
月二十八日臨本與謙奴題搨本

按此本前有書繼人名三异句章令滿騫僧後有
批云乾符元年三月延資庫使內侍省都
知臣裴縉承詔出晉王羲之蘭亭宣示仍
模蠟本以賜在識人各一紙翰林待詔王
孝宗諱言點檢入內內侍省茶藥待詔臣鄧
元批上局官撿校金紫光祿大夫兼右散
騎常侍兼管勾文字臣叟源宣行翰林待
詔管勾延資書畫矖眼褾匠官賜緋魚袋

臣朝議郎試監察御史檢校部部郎中翰林書詔臣元欽等上（自乾符至各一紙行草與都侍詔名銜字畫大小一同當是其筆也但此本雖有骨力而殊失體製豈一時亟於分賜然亦不應知許疎也昔周越謂搨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好蹟蓋此類也）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局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以來惟顏魯公揚少師得蘭亭用筆意（山谷題范氏摹本）

王右軍禊事詩序爲古今行正之祖當時逸少自珍此書故作或肥或瘦不同要其書法異爾今之書或喜肥疾瘦殆不知而作也予近於今之李翹叟家得硬黃臨文賦一卷筆意清潤是歐虞褚陸輩臨右軍書使善工者入石可與蘭亭竝行但世人未深知爾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庚申荆江亭書是日江水漲數尺（山谷跋周紹遼本）

蘭亭敘草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
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撫寫或失之肥瘦亦
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跋山谷）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叅政蘇易簡題贊（贊見後門）
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
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叅政跋云才翁東齋
書嘗盡璧烏余與蘇泊才翁子友善以王
維霧景六幅李王翎毛一軸徐熙梨花大

折枝易得毫髮備盡此定是馮承素湯普
徹翰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
碾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
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
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
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眞蹟一等非
知書者未易到也（贊見後）第三本唐粉蠟紙
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

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其族人所
摹是第二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
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
舜欽本二本在滕中處是歸余家本
本朝參知政事蘇太簡所蔵丙寅歲得于集賢
國老孫祕閣子美子志東志東好事與予
家通書畫上著邳公之後蘇氏字印太簡
被　太宗遇使第諸國簿收書畫爲三等

賜予甚多公卿之家無出其右此其尤著
名者紹聖中重裝翰林蔡元長旣跋印以
今翰林印副車王晉卿𦑣下元長所跋著
他書軸乃見還其上故印存焉元符之元
漣漪瑞墨堂題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
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
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面視定本及近世

妄刻之本異也此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此
本遇好事者求郎與一本再不可得也世世
謂之三米蘭亭
盱眙南山杜寶臣字器之父爲令祖皆爲郎家
世傳此唐刻本蘭亭余與二子五日模視
善工十日刻世謂三米蘭亭出於此也杜
欲百本而以此見歸乃好事欲廣其眞爾
壬午五月西山寶晉齋手裝是歲旣得上

皇山洞天一品食甘露降林木竹石歲也
汪氏所藏三米本有跋云泗南山杜器之祖收
唐刻本蘭亭敘與家藏蘇太簡中令所收
正觀模賜王公本一同建中靖國元年淮
山樓以杜本刻以貽有識米芾樂毅論正
書第一此固行書第一定本懷仁模思差
拙此本轉摺精彩殆王承規摸也米尹仁
書

此書在世八百年定本傳世四百年雨亾
後世之傳實在此本米尹知記二尹後改作支
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
軸欲出示竟不曽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
曽見之

王文惠孫居高郵收遂良黃絹上臨蘭亭許以
五十千質之余方襄大事爲沈存中借去
捐辭鶩曰書不復歸矣遂過沈問爲沈曰

且匃鶩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因不得言
數日王君攜諸書見過大歡曰沈使其壻
以二十星貲其行亦不復取
泗南山杜寶臣字器之祖兩世爲郎父爲令家
傳唐摸印本與購於蘇太簡家貞觀名手
雙勾本微有出入吾行年六十閱書一世
未之見也父子三人遂字橅於第一軒命
工十日刻成世謂三米蘭亭此其祖也冊

陽郡甘露降吾家西山書院梧桐之歲崇
寧壬午五月十七日寳晉齋致爽手製襄
陽米芾元章祕玩御府帖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
王羲之蘭亭宴集序黃素兩幅至欣字合
縫用證摹本僧字果徐僧權書縫也雖臨
王書全是褚法其狀若岩岩奇峯之峻英
英擢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
孤騫類逸羣之鶴蕙若振和風之麗一作靡矯矯
霧露擢秋幹之鮮蕭蕭慶雲之映霄矯矯
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鶉鷺充庭鏘玉鳴
瑲窈窕合度宜其拜章帝所留賞羣玉也
至於永和字全呈其雅韻九觴字備著於
眞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
若夫臨倣莫推於魏薛賞別不聞於歐虞
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鑑也本朝丞相

王文惠公故物辛未歲見於昆美叔齊舫
云借自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瓛四月念
二日寶晉齋舫手裝詳見審定門
遂良摹本逸少神寓之跡也唐文皇帝甘心學
之贊曰煙飛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
盤勢如邪而反直頗爲能狀之此永和九
年書也十二年爲山陰道士寫黃庭經又
作意移入楷法故於點曳裁成之妙亦爲
正書之冠唐之學者心慕手追輔成已能
流而爲歐虞褚薛故後人但見定武石刻
爲工今遇此本方眞元乃褚河南親摹以
傳頓覺定本尚類唐臨去此絕遠何則柔
閒蕭散而神韻獨高華巧天就如運斤成
風而中桑林之舞乃知妙絕千古者不在
點畫畦畛間而風流天韻非力學所可到
捨此本疇能見之紹聖丙子李公麟伯時

書

貞觀中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褚陸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爲佳似是鐫以當時所臨本摸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爲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眞贋若諦觀鎦銖則較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 姑溪李之儀跋薛氏本

唐粉蠟紙雙鉤撫蘭亭燕集叙本在蘇轍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眞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搨賜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挍理耆購於蜀僧元靄帯與轍友善每過從必一出遂親爲背飾又蘭亭摸本正議大夫張 犯

光宗諱 跋蘇轍云此與吾家所收同 寶章待訪集

唐太宗得蘭亭命馮承素諸葛正之流雙鈎模
賜左右大臣昨見一本於蘇國老家後有
褚遂良撿挍字世傳石刻諸好事家極多
悉以定本爲冠此葢是也支仁書

一本墨蹟後題 賜元嘉 昇僊權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右跋有四一云太宗所賜韓王搨本蘭亭
禊敘當時詔搨書人趙模韓道政等各搨
數本皆有少異至有筆法全不類者唯其
間一本無異眞蹟迺敕侍臣所臨擇諸王
之賢者賜之其珍祕如此觀此筆力遒勁
非搨書人可以（到）韓王之文藝超絕出一
時名流之右圖書珍玩甲於天下若非褚
魏陶虞所書亦必不錫予之也眞蹟人間
不復見此爲最善本謹當十襲藏之手開
元丁巳朝議郎守祕書監兼挍定四部圖

書臣崔浞恭題其二云善法書者各得右
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
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
其意而失於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儇
拘顏眞卿得其筋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
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
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
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

藉態度此歷代寶之爲訓所以夐高千古
柔兆執徐暮春之初清輝西閣因觀脩禊
敍爲張泊評此其三云江南後主書故吏
鉉識其四云右唐文皇賜本蘭亭先光祿
祕藏於今逾百歲矣本得之於薛氏書府
紹興庚申七夕重加裝褫潁川史應物紀
夫題 已上係四明李元泊少裴所藏墨蹟蘭亭衆跋 唐文皇賜韓
王有崔潤甫之題爲可攷若李重光撥鐙

書斷然無能效之者爲眞筆何疑朱徐開
皇之記則已見少裴之辨開元正觀未遠
潤甫又職校定四部圖書以爲最善本辨
才之本旣殉昭陵今世以定武本爲第一
又出歐陽率更所臨石本自應在墨蹟之
下則知此本信爲冠絕蓋希代之寶也然
考之新舊唐史崔湜弟液滌及從兄涖竝
有文翰居清要液至殿中侍御史液弟滌

明皇用爲祕書監出入禁中後賜名澄如
此則液爲湜之親弟而爲祕書監者滌也
又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仁師相太
宗高宗次子挹之子液吏部員外郎第四
子挹之子湜相中宗湜之弟滌祕書監如
此則液爲湜之從弟又不爲祕書監傳之
與表已自不同而液之親筆乃爾以是知
作史與考古之難也因併述之仍賦長句

以副少裴好古之意摟鑰跋李氏所藏墨蹟
李少裴於四跋之後各引前輩已訂正參
爲之說者不復重出若自天監中朱异徐
僧權署名其上又有開皇之號以爲梁隋
以來歷代所寶藏在祕府以賜元嘉三字
爲文皇親筆崔祕監別用白綾小幅書其
所跋後主與張泊評書於淸輝閣觀脩禊
敘用撥鐙法徐鉉被命得以故吏識名於
其後且引金坡遺事謂翰苑所藏江南圖
畫五十軸至景德中止存雨村牧牛圖等
三軸此軸當於是時散落人閒故史應物
謂其家藏已百餘歲初蓋得於薛氏自是
一傳而歸奉使高公直閣家六十餘載再
傳而歸一權貴之室三傳而歸少裴凡此
皆所當紀若崔祕監出處史氏失於考究
則已見攻媿摟公之跋世昌書

臨川寓居勾幼安之父酷好石刻嘗撫一本云寶應寺乃顔魯公故宅殿後有謝靈運翻經臺臺頹毀於基土中得蘭亭石刻一段勾公得而寶藏之魯公臨摹蓋有自矣（樵隱）

（夜話）

司業汪氏所藏唐人臨本有四其一絹素本蘇太簡璠字韻詩眞蹟繫銜其後云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耒於玉堂北軒題繼

而跋者皆一時聞人京兆章（犯光宗諱）觀洛陽富弼觀嘉祐丁酉仲夏晦日正甫過訪東齊因得請觀丹陽邵亢興宗題范純禮彝叟觀持國玉汝至和元年七月十一日賜書閣下同觀近有以唐人臨寫一軸相高下如魯衛也公擇書（李尚書也）蘇易簡題蘭亭軸詩以其官攷之當在淳化二三年或四年中距今淳熙五年十月殆一百九十

年翰林學士周必大題於行在玉堂之東
軒唐文皇既得脩禊敘命趙模諸葛承禎
輩臨寫當時在廷之臣競相傳模故流傳
於世者皆可寶蘇大令自言家有五本今
不知此是第幾本也梁谿尤袤蘇富韓范諸
鉅公題跋所謂羣賢畢至者豈能望此
帖後人物萬一耶淳熙壬寅正月 第一本敘第一
行下有墨妙筆精印又敘後蘇題字前合縫有國老師。

司業汪達家藏禊敘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
可是轉模失眞爾此本良是定武古本但
定本世以斵損帶流右天四字爲眞而此
獨完好然精彩乃與唐人鉤摹本不異殆
是定武以前未斵損者耶乾道壬辰中秋
日錫山尤袤跋

右蘭亭從毛雍玉唐人所臨本上雙鉤摹寫已
兄無悔昔與雍玉相遇於汝州教授陳和

夫官舍大熱揮汗自旦至暮按其精思較
他本爲勝敦儒後三十年見雍玉之壻黃
君再見此本跋尾皆是而蘭亭舊物非矣
覽之慨然壬戌八月會稽紹興丙寅十月
晦日會稽憲司見張季章所得李文定家
二本馮逵道東都所得晁美叔家四本并
余家所收石本摹本共十本較之亦各有
長短要是皆失眞遠矣遐想昭陵埋沒至
寶使人慨歎世間幻事那得不變滅耶第二
本係朱無悔摹唐人本
余舊所得蘭亭數本皆不及定刻然猶意定刻
斬削無優游之意此本以爲過定刻遠甚
目病欲寫之未能也元豐五年七月十三
日無咎記坐中師道希孝無斁　嶽之時
過甘陵元豊五年八月十五日番陽劉定
觀予家收蘭亭石本天下奇物有摸本一

紙亦類此京題癸亥六月旦馮宣徽也子淵熙
寧初提舉京東常平時歐公守青嘗出蘭
亭石刻四本相亦唯定刻最佳摸者始見
此本於北京元豐六年六月十九日王子
淵題　右蘭亭洛人楊景範所藏楊君多
法書米元章最愛之與其子徽之相繼死
其妻李西臺孫子　婿也故得此書馮當
世晁無咎諸公有跋尾妙處頗勝石本朱

希眞記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七日乙夜展
閱時借得石本六并予家摹二石參較各
有所長要之失眞遠矣昭陵埋沒可勝歎
耶時雨雪寒甚書於會稽官舍和樂堂希
眞六十六己爲請宮祠計欲歸老浙西第三
本

第四本無跋語前有蘇氏朱印第一行下有墨
妙筆精印中間合縫有許國後裔謂蘇許公文

蘇氏印文内殿秘書之印未有向子固印
文紹興二字 御寶
蘭亭爲王晉卿家物背有涯字小印是唐王涯
多蓄古圖書遺雖散失所見殆是耶 戴溪
范文度摹本石刻有諸名人跋云右軍蘭亭最
者今世尚有搨本秘閣一本蘇才翁一本
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撫倣益得
之矣嘉祐壬寅五月二十六日莆陽蔡襄

旃蒙單閼厲陬壬戌晦涑水司馬光公
實觀 熙寧丙辰七月六日公著觀 治
平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太原王珪史院題
范君隱德不耀以藝文稱於西州舊矣搵
中得蘭亭摹本雖歲久而筆畫如新體法
秀整識世學之家子孫寶之不墜也 熙寧
初元正月四日觀臨洺宋敏求清源呂夏
卿襄國陳薦河南陳繹 熙寧辛亥九月

一日寬夫題　世傳蘭亭諸本惟定州石
刻最善逮聞此石已取入禁中不可復得
則此本尤當貴重也蘇軾題轍同觀
右按此石刻本前有云上巳日蘭亭曲
水敘晉右將軍王羲之文并書古本注
崇山二字國者子三字正文三百念四
字元無題目名銜今加之代郡范文度
書歐公爲范作三跋其二見前若云書

雖列於六藝也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
稱范君者如此不爲誤矣滁山醉翁題
此刻無之　溫公嘗字公實乃見於此云　此帖見藏新安汪書家帖後隨所錄附見下方九袁丘宙王蘭章良能黃疇若婁機竝有曾觀題字
熙寧丙辰七月六日呂公著觀絳覽范文度書
眞本體法勁秀想見其人欽歎愛玩不能
自止元豊壬戌歲仲冬二十日潁川韓絳

于華題蘭亭品佳而後題小字勁秀可愛
信古今之不乏人也維持國後三日題非
知書者一觀（闕二字）范（闕一字）之書唯歎服自
失耳元豊乙丑歳潁昌許公堂題

右得之余襄亦爲范文度臨本著語者
其六跋已見前列此跋則無之所謂寛
夫者文潞公也用劍南西川節度使之
印絳者韓康公也永者孫曼叔也世昌

書

祕閣三本唐人所臨其一題云唐人鉤摹蘭亭
前後有五老小篆印三建昌李公擇記篆
印一平原開國大方印四眞定府印一山
房所藏蘭亭三於臨搨之間互有得失政
和二年十月三日儀眞鑑遠題

東曠家藏三本皆唐人所臨今世所未有
然自有優劣此本當爲第一大觀元年二

月初九日同錢遜叔觀於晁進道廳事虞
化孫仲龢父題
評書者以右軍字爲龍跳天門虎卧鳳閣
孫志康謂山房所藏自有優劣此本共三
友之管寧最怒之偉節歟遜叔唐人書世
字必諱此獨否何耶豈隋末唐初善書者
所臨耶何其神妙也後三百四十日借觀
於無爲酒局直舍之方丈趙不佞張絃晏

諶政和丙申六月念五日同觀
一題云鍾離景伯本　鍾離公序翰墨爲
時所稱亦前輩中潛心不倦未易跋及臨
學蘭亭脩禊敘古勁有體今已難得好奇
博識當知珍藏之也襄陽米友仁元暉獲
觀
一題云唐摸本　太宗嗜右軍帖殆忘寢
食此帖傳流本末世說之甚詳彥遠云當

時敕虞世南輩各臨十餘本分賜近屬後來諸公亦各臨書唐世為多今所傳者悉此也觀之大校皆得之一二而體終不變各自成家有足驗者其遺法餘美已足可驚後世區區有所不及者又況昭陵玉匣之蹟哉不然以太宗之明尚附耳求之耶昔年侍先子官江東見吳瑛家褚遂良一本近定武石上柳公權一本憲守李球舊

石一本此書皇祐中張侍中者宅得之舊不著所書姓氏云亦康定間賜帖其運筆精審圓潤老熟略有虞法云白馬馮惟寅詳後有空同子紀方篆印余家。藏唐賢墨蹟甚多自經兵火散失殆盡此誠予家之舊物也紹聖改元十月晦日鄧襄題

嘗見唐人摸蘭亭本於蘇才翁家體若浮重而清麗似不及也元祐丁卯四月馬璥題

張彥遠謂太宗問高宗求蘭亭記其後高
宗果以玉匣納諸昭陵若然死者其眞有
知哉熙寧乙卯南邪張舜民
蘭亭體類此者宜近眞考之於當時集書
者乃可見薛紹彭題
洎嘗觀石本蘭亭愛晉賢之筆今又於思
中處得見唐人所臨使予無恨矣熙寧人
年十一月曝背大河之濱因書乃念七日

也
孫鰲抃才父元祐丁卯四月十二日觀於
上黨驛舍後有劉氏書畫楚孫秀印二方
印
洙獲觀汝南延雋嘗觀梁國虞玉廷老伯
敦嘗覽號國楊康仲祥嘗閱守文安郡事
馮文顯因閱此書於中和堂之北軒時嘉
祐癸卯初伏日題後有文顯一篆印

逸少蘭亭書臨倣之者頗多此本最佳李
唐卿題
劉師宏子明閲自逸至閲作篆書
太原文叔觀
華陽李大臨才元題
秦玠閲過丹陽邵元章觀壬辰二月七日
蘭亭無復眞本獨虞世南筆所臨散在天
下然奇者蓋鮮獨蘇才翁家所收爲第一
西蜀藴仲諶所藏一本次之與此本共爲
三本無與比者仲諶之本今歸予矣時熙
寧二年春二月四夕謝悰題
蒲津員蜕介山郭維基同觀
狄道李戫河東薛昌朝觀
崔復元曾看上下有思中篆印二又有楚
孫秀印一方篆
蘭亭之書逸少之絕筆也得見摹本固可
愛重耳會稽鍾離公序題熙寧二年二月

二十五日後有楚孫秀印一方篆印

薛昌棲景脩乙卯孟春念六日觀

蘭亭唐人所臨甚奇會稽錢穆觀

介觀甲寅六月二十九日

熙寧丙辰歲四月番陽劉定觀

熙寧丙辰十月上旬杜陵崔弁觀後有楚

孫秀印一方印

右軍眞本葬昭陵唐末之亂爲溫韜所發

所藏書畫皆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

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流落於人間此本

乃唐諸家所臨今亦罕得見也丁丑中秋

榮老堂跋

開封樊伯達君錫彥和伯充大年永年應

之漢輔深道崇寧元年閏六月四日廣慈

觀

唐代能書者往往得晉人筆法於此可見

矣紹興壬子夏四月念九日魏侑記
近見唐人模本於曹忠靖家跋云唐模本家藏
久矣因重裝背近雋唐摹本蘭亭世所無
有當寶之敏求題
王安上觀斯言信然
禊事文所收石本模本至七軸未始有同
者然求其意可見其真嘗於王仲儀家見
一本亦云出於周氏其點畫微細瘦不若

此書有精神也裏題
熙寧戊申吳中復嘗覽陟觀
潁川孫永丹陽邵亢觀熙寧甲寅三月癸亥
蘭亭本最多此本誠佳庚午九月念六日
蔣之奇
蘭亭摹本似此者幾希矣仲求題
芾薛師雄南譙秦玠觀乙卯閏四月望日
題

舊見蘭亭書絳鋋者與所傳石本不類世多疑之嘗以唐人集右軍書校之則出鋒宜爲近眞蓋石本漫滅不類其初也辛未五月旦日薛紹書曾孫復嘗以一本遺世昌故詳及其跋云

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恨不見所跋唐搨賜蘭亭本可稽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興見之愕然曰吾家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遺余析而復會其有數耶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刻之郡齋重陽前二日括蒼王信

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筆誤云世之摹字者多爲筆勢牽製失其舊跡須橫

摹之茫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
盡其妙也

蘭亭考卷五

蘭亭考卷六

桑世昌集

審定上

蘭亭脩禊敘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摸失眞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嘉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眞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眞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

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
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於人間　本朝太
宗皇帝時倣摹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模傳
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
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
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
不同聊玆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
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一本流俗所
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
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
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
故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
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真本已入昭陵後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
日月逾遠當復闕壞後生所見愈微愈疎

矣東坡外奇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訪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文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在縣僧意祖摹刻於石軾書題河朔本

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蘭亭模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餘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蔡襄

蘭亭禊飲詩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

武舊石刻摹入木版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爲張熙載書

此蘭亭詩敘筆意清峻和暢佳石刻也恨墨本者著墨濡太深失其微細筆畫耳余舊有淡墨數本頗見古人用筆起倒兒輩不解珍惜有乞書者輒與之今家書中幾一空也

跋重刻定武天字不全本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版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眞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嘉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

甲辰澹翁題（棠梨版本）

紹聖元年六月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筆豈古本旣零落後人附託之耶周越少收歛筆勢亦可及此（跋唐本）

褚庭誨所臨極肥而雒陽張景元斸地得闕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己有而非他也（跋山谷）

宗室叔盎收蘭亭差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故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罕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以自解耳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此扳本也

右米氏祕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
使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
模諸葛貞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見於張彥
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爲褚遂良
撫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
落筆所書餘字皆勾塡清潤有秀氣轉摺
毫鋩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
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

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艤
寶晉齋艎對紫金羣山迎快風避暑九日
手裝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
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
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偏
而見鋒蹔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
於研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

有也

褚遂良所臨黄素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

果徐僧權書縫也

蘭亭敘第二本爲古今冠與余所獲蘇中令家

貞觀名手摸無少異襄陽米芾

芾頓首再拜比得謝安帖李公炤家者作一賛

發笑不知何時得公一見又得唐刻本蘭

亭絲髮不差遂用其本刻成今天下惟此

本矣布一賞發論與公俱老矣自此頗畱

心書晝以了殘年餘事徒敝精神如何如

何芾皇恐 珏寶晉

蘭亭脩褉前敘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敘唐僧

懷仁素麻牋所書共成一軸永嘉太守待

制程公見賞歎刻之樂石與天下後世知

有蘭亭筆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

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

於

活動宛有迴鸞返鵠之意較之世間石本
何啻九牛毛耶懷仁唐書僧號能集右軍
書者首尾映帶誠爲尤物錢塘吳說

右蘭亭石刻得周延雋仲章少卿之子 衍仲
章父安惠公 起
眞廟朝任樞密副使同寇萊公丁晉公執
政立朝不阿爲晉公所忌仲章與臨川王
荆公厚善因表其墓安惠公弟 越 皆著書
名大觀已丑先子守新安衍幕官安惠公
所藏妙墨祕玩尚多存者蓋仲章能以翰
墨世其家故衍守之不墜而蘭亭古本尤
所珍惜以余酷愛久以見贈雖兵火艱難
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曾仮彥思題 紹興
癸酉七月五日

大父 正國 調京師謁徐神翁至寶録宮前逢道
人持一瓢一軸求售迺蘭亭敘也後有貞

觀小印歐陽文忠公孫文懿公抃趙康靖公槩胡文恭公宿在翰苑時題識道人笑曰欲易袍且陳蘭亭眞贋之辨歷歷有據以一褐酬之攜歸高郵示秦太虛太虛驚歎且跋其後建炎南渡莫知存在桑氏筆記

陶隱居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絕倫凡好迹皆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書又自誓墓後益自珍不復為人書則蘭亭。古今猶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異書家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景先得闕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瘠得中今觀此軸豐而不餘瘠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冠冕衆本也葛立方題洪慶善本

司業汪逵家藏禊敘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伯可次有二跋云此本金石之秘寶也宜十襲藏之紹興丙辰季夏十有一日觀於資

善堂武陽朱震書

曲水序自薛氏易古石刻亂眞者多此本誠可寶也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資善堂觀沖侍讀范公也又續瑾印章印跋尾合縫有康伯可印

唐文皇初得此敘命歐褚趙摸馮承素韓政諸葛承正搨本以賜羣臣故傳於世數本歐陽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爲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氏本爲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尤袤江氏藏本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記聞有孟水清所獻見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錄四本其得於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間兩本

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
種或闕或完而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
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
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完鈌辨
先後而謂薛氏鑴去五字以自別未爲至
論然按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
筆意薛道祖籤題爲唐古本乃此本也尤
爲可寶王厚之 淳熙戊戌五月甲寅

自承平時中山石刻屢爲好事者負去如此本
固已不易得况太行北嶽墮邊塵中已五
十年手撫卷太息陸游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敘如尤延之著語猶
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
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
嘉

蘭亭刻石雖佳本皆不免有可恨此唐人響搨

乃獨縱横放肆不爲法度拘窘猶可想見繭紙故書之超軼絶塵也其後書乾符元年三月而觀者或以不與史合爲疑予按歐陽公集古錄率以石本證史家之誤此獨不可據以爲證乎陸游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葢草豪也義之醉中所書醒後屢作皆不及之詔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孰爲精到初本既歸昭陵流落世間皆摹寫者今人多重定武本問其所分別不過以一二字爲證余過定武得二本一差肥似新刊者一謂舊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亦未能辨其是否延得唐搨賜侍臣本卷首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備一時官吏銜名有蔡君謨跋刊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逵持所藏定武本來余見而喜既不去手因併

書之王信誠之所刊本第十及十一行内有异字十一十二行內有句章令滿騫字

蘭亭敘古今共寶之而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勝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於錢氏貞觀石本一不言所出然俱不逮定武本也此本予得之江南眞定武古本方兵火蹂躪之餘世益難得尤爲可貴也澹巖老人書 紹興己未。十一月三十日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差肥一本瘦勁尤延之謂瘦者乃眞定武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刻之眞僞皆爲後輩所推今不同如此孰能决之此本乃類其瘦者順伯既著語矣盍就延之而正焉以究其說陸九淵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余在中祕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揚

捏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
而近世以此爲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
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
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余所嘗見者當
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袤
舊見里中人藏此本卷末有何子楚跋語云石
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國貨圖書至眞定
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
歷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其子始摹以售
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爲帥出公帑代輸取
石匣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熙寧中薛師
正爲守其子紹彭刻本易歸長安大觀
間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
俱載以北子楚余不熟其爲人而其說之
詳如此恐或有所傳承也晚又得姚令升
跋范元卿郎中本云慶歷中宋景文爲定

師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死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受畱之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師始攜石去其長子畱贗本於郡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爲驗令升之說如此顧與何君不合未知孰是順伯出此本欲余著語余曰右軍落筆時眞有神助醒後更寫數十本皆不及想其妙處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尚何言輒書所聞二說於後朞與博聞君子共考訂之沈揆

紹興初遣中貴衞茂實交河南地界是時講好之初人使往來中都宮闕尚容觀瞻衞因與同事趙彥恬遍歷其間至一閤壁庋上有小匣

徽皇御筆題云眞定武蘭亭整有

十軸遂置其匣裹之以歸使同各藏其一餘皆上之九重世昌嘗見其孫監丞言此

定武蘭亭敘熙寧中薛師正爲。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金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長興施氏本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敘眞蹟使趙摸搨以十本賜方鎭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今墨藪無之世號定武本薛似尚書之爲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索公廚有石鎭肉乃刻牡丹賦於背者道祖別刻石以易之攜玉石歸

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連夜墨搨冀得多
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爲故最下
近石字肉爲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浙西
都監揚伯時與薛氏孫爲工部郎經同爲
曹氏壻得薛氏本題清閟堂法書墨本最
爲近古今亡之間爲某人借去某人者死
問其子不知所在淳熙甲辰春與伯時相
遇於臨安得其厓略再見於京口復扣其

詳云爾因錄所聞書之薛道祖本後周勛
去年使金還定武送伴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
正類此若郡所持售者又不及府治續刻
本因書於後永嘉許及之紹熙甲寅九月望
必大與予中兄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禊帖以
十數共評游氏所藏謂謝脫拘束而動容
周旋以印印泥不無愿當筆意奕奕妙入
神品益傳於今者惟定武瘦本最佳茲其

一也周必大題 慶元丁巳臘月丁酉

南華以副墨爲子洛誦爲孫予亦謂前賢筆蹟
眞者當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鐫之石又傳
之摹本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今定武蘭
亭帖其去昭陵所得殆曾孫行耶予竊傷
之昭陵繭紙既受發藏之辱定武堅珉又
遭金國之禍獨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
地而見貴於中華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
爲之喜又聞定武珍其石恐碑上損之故
摹本多淡且有二本其一頗瘠此豈淡而
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默識之
豫章京鏜題 慶元戊午長至日

蘭亭脩禊敘世固不乏特佳本則精神煥發意
態橫生平生所閱亦多然如此本不過五
六與宿得於蘇魏公家本爭雄長皆熙寧
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

正此帖也吳興施宿題以上六跋續得於祖武本後
蘭亭葬昭陵眞蹟不復出摸勒豈無誤拓本徒
髣髴能解此意然後可與語蘭亭也流俗
不察獨取定武本爲眞妄矣予頃見唐刻
本有二一是正觀間石刻一是泗南山杜
氏所藏板本崇寧初米老嘗摸刻於寶晉
號爲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絶不類他本區
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
抵墨蹟與碑刻差繆豈止有千百里之遠
粗能存其曲刑而已何必高貲厚遺爭相
搜訪苟或得之自謂獲眞本者是尤可笑
也翫古主人蔡山父題陶安世古本
定武蘭亭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詳唐日正
本石晉末耶律德光輦而歸棄之中山爲
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
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

文公始買寘公帑後爲薛紹彭換取至大觀間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傳定武者有二今宣中所藏兩卷此其善者也（容齋跋定武本）

市馬以神駿爲主無問屈冀觀婦人以美爲主無問燕越書亦然順伯所藏脩禊兩副本皆遒崒精麗凜乎其生意存不必深辨爲定武否也（同上跋王順伯別本）

定武本自承平時已不易得況今日乎書學失其傳久矣楷法出蘭亭近世以書名家者返不知也贊皇李處全題（定武舊本）

蘭亭敘右軍得意書唐虞世南輩皆嘗摹傳兵火之餘所存亡幾宣城太守趙公介然聞宗人明遠有舊藏者出而觀之謂眞虞永興本也命勒於石元勛不伐（趙明遠本紹興五年三月庚寅）

逸少蘭亭敘曾祖翰林所傳先王國中舊書實
唐刻也元興樂毅論同卷今釐爲二宣和
元年十二月魯郡守錢伯定遜叔記建炎
二年五月廿八日丹陽郡齋雨中與李成
季賞鑒刻參校六七字不同李成季賞鑒
刻今附卷末蘭亭舊刻今不知所在傳於
士大夫家者凡三本此最爲眞樂靜堂成
季題（李公昭玘漢老伯文）頃在彭門見醫者田務本

家蕭生取蘭亭圖風神蕭灑不類塵俗中
物爲題其後云（見贊詠云）田生以余賞之輒祕
其畫然畫實奇手也適道（姓于）出蘭亭古帖
見伯父舍人公（跋其尾）謂所見三本此本最
眞伯父蓄此帖當增九鼎之重矣適道其
寶之勿輕以示人他日隨銀盃羽化當思
僕言（政和丁酉五月朔雲龕小隱書）此帖本濟北于氏舊
物余頃跋其後戒其勿輕以示人意謂于

氏不能有也後十二年丙當建炎二年余自山陽來嘉禾道過丹徒帥守遯叔侍郎出以示余觀伯父手澤并舊題恍然如隔世其間得喪存沒事亦何限而余亦老矣且知于氏果不能有也感物化之無常悼歲月之遷流爲之增慨十一月三日巨野李邴漢老書此年石刻燔毀略盡此本獨有存疑有神物護持韓駒丹陽蘇子美家

所收褚遂良臨正觀蘭亭正類錢氏國中舊書與今世間所傳異矣曾軒蘭亭脩禊敘眞蹟陪葬昭陵世所傳摹刻皆唐人臨寫雖工拙不同要皆可觀此其一也紹興乙丑得之蔡達直夫白下濤叟此是王承可蘇緯觀黃叔文觀王安國朱輔戊辰十月廿六日觀於五羊郡齋此本今藏攻媿齋

蘭亭考卷六

蘭亭考卷七

桑世昌集

審定下

黃伯思法帖刊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爲作曾字案古蘭亭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間特闊者葢接紙處與不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

僧字下乙其擢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
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案晋
史逸少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敘但云
不知老之將至並無曾字益可是正

蘭亭帖無如定武本此本不失古意疑百餘年
物朱翌

舊藏蘭亭敘三本治平間蘇黃門自河朔持歸
東坡先生謂疑是起草者後僧義祖摹刻
石本其一也又定武石刻黃太史云肥不
剩肉瘦不露骨者又唐正觀中摹永禪師
石本凡三也中原喪亂皆失之渡江來得
晉陵胡安定家薛氏定武摹本與今石刻
大略相似而此字畫尤近東萊蔡安強書

蘭亭石刻定武兩本以前後分眞贗此其最前
者視諸本爲冠張澄題

蘭亭所傳智永與唐諸公臨摹者也而以定武

本爲最襄陽張嵲巨山（紹興戊午八月二十六日）
古今書稱右軍爲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絕超古
與鍾元常抗衡三十年猶及識於河南王
晉王家黄庭經樂毅論若兩手行書見蘭
亭敘高風勝韻爲一代冠太宗褚遂良摹
勒賜近臣此本葢有苗裔耶洛陽李處權
跋（戊午中秋前三日已上姚倨本）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
家無一名帖顧心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
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所謂不
治將深者耶四明樓鑰大防
蘭亭敘逸少得意書後賢多臨寫石本數十以
定武本爲勝石歸薛氏亂後便復難得熟
閱悵然維揚朱（犯同光宗諱）儒題於錢塘
米南宮謂蘭亭敘爲行書第一黄太史謂蘭亭
敘摹寫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

二公之論古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
本此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肅恭老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
子紹彭刻他本易去而於舊石斲損數字
以惑人後此石龕置宣和殿壁渡江以來
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為定武本不但
肥瘦不同而精彩頓異其竹字訖字究轉
處與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橫生非他本可
及此斲去本自不多見況未經薛氏所斲
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尤可貴余見蘭亭敘
多矣此特一二見爾尤袁延之題跋王順伯第一
本淳熙丙午季夏望日
唐文皇既得脩禊敘命趙模韓道政諸葛楨馮
承素搨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跡
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諸本
皆佳顧以字肥而不刓者為定武則與余

所見特異揚搉伯時有薛道祖親僉題一
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
定武本皆有依據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
丞相家米元章褚人跋本一張文潛家王
岐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
此本無毫髮異其元缺處正同益信山谷
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當
賞予知言尤袤 順伯第二本淳熙四年仲春望日

定武蘭亭敘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爲陳僧
法極字智永所撫薛道祖别刻本易以歸
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
有鋒鍔道祖别刻畱定武與前本方駕人
多誤爲舊本非也其三宗山字中斷字差
瘦勁得於俻城役夫後藏康惟章伯可家
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
功云嘗從使金聞在中京揚伯時云與薛

氏爲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舒元輿牡丹
賦併記之聊廣異聞右北平榮芑題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舊聞薛師正帥定武得脩禊敘石于殺虎林乞
墨本者抑至薛惡敲聲刊別本以授之時
已二刻其子紹彭又摹易元本以歸自是
定武所刻凡二本政非舊物也今觀順伯
所藏亦未敢以薛氏刊本爲證然在等輩
實稱第一余雖嗜此所蓄未敢自信當訪
佳本求正於順伯建安袁説友跋淳熙戊戌二月望日

慶曆中宋景公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
於營妓家樂營吏號河水清者見而識之
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置於公帑
世謂之定本後薛道祖撫換以歸長安宣
和中　詔取舊石置　睿思殿嘗以墨本

兮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
關兵火中迨今數十年祕藏不墜精神煥
發豈有物護持耶榮芑書（榮次新所藏本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曾大父得侍
徽祖經帷獲賜書畫金石刻數十定武蘭
亭其一也紹興辛巳敵破歷陽書卷俱燼
今見榮氏所寳不勝慨歎龔（音同光宗諱）頤書

（乾道辛卯正月十二日）

外兄王嘉叟處藏蘭亭敘云初寮先生得於
天上與此無異平時所見惟二本爾覃懷
李耆俊題（淳熙丁酉立秋）

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幕府從時蘭亭
敘石刻置郡齋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撫十
餘本後十年薛師正分閫遂爲其子道祖
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南渡以來

僕家僅存一本深寳惜之未嘗妄以示人今觀榮次新所藏畧無毫髮之異信可賞也汝陰王明清識 乾道己丑暮春庚戌

蘭亭得於薛氏最善薛與西京王參政家世為婚姻所藏二百本伯父伯兄皆壻王氏崇觀間分二十本余得其一南渡以来所見雖多大抵皆晚故多剝缺然今亦未易得沈端節約之識 淳熙乙亥十月既望

脩禊敘唐人所摹最有典刑者李學究得此石攜以遊四方而終於定武宋景文為帥取而龕之郡齋遂以定武本著名於世熙寧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摸刻贗本易取歸洛欲掩其跡而於攜去之石鑱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為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間竟歸天上其始末大略如此其獨冠於他本者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益其勢

歸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摹尤為可寶

定武蘭亭為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宣和初其

王厚之書慶元丁巳丁元日

弟嗣昌獻於天上

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壁靖康亂獨此石

棄不取

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

馳進未逾月復南寇　大駕幸浙失之紹

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不

獲其後叔堅遺臺評以謂窮窖藏掘地土

蓋繇此紹熙壬子夏覓官脩門與傾伯言

此世所未聞當識之所藏舊本之左斯碑

紙乃越竹豈非維揚撫打者歟中元口汝

陰王明清題於寓舍芙蓉閣

蘭亭叙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

本但以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

聞殆幾是耶尢袤觀

脩褉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於寧海官舍所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中甫新刊或病其不能皆備衆體故爲之解嘲曾槃樂道題

蘭亭以定武爲第一而定武復有二本眞刻爲薛氏藏去而以摸本刻定武比於吳傳朋處見眞定武本略不與他本相侔此其次也襄潭張嵲巨山書 紹興丁卯孟夏十四日平仲必毛平仲比刻今在趙仁仲家前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褉飲敘樂毅論黃庭遺教四本蘭亭樂毅臨摹失眞遠矣而英姿逸韻雅有存者譬如忠臣義士瓌偉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而威義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數也而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

以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换鵞事附益所
遺敎出於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
精考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繆
也高郵秦觀太虛題

右淮海先生黃素上所書蘭亭敘并題
跋集中不載眞蹟今藏高郵句氏壽南
家濟北晁子綺摹以入石因書絕句云
少游爲毓蘭亭敘逸韻英姿殆昔人我
祖同爲長公客每於翰墨契精神但太
虛新書誤增一曾字入行間豈本於東
坡耶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禊帖重蘭亭故迹雖存
而禊帖獨無善本因以定武古本刊諸石
廣平李洪書 慶元庚申仲春旦日李又嘗刻一本在安慶府云得於故家

歐兗公集古今石刻可謂博而精矣而定武蘭

亭不見其可貴豈其時善本尚多更有出
定武之右耶此本肥瘦纖穠皆得其所而
法度森嚴典刑具存眞定武舊刻也周紫
芝題 紹熙甲寅五月一日

定武蘭亭余家所蓄數十本雖肥瘦勁弱不同
而各有所長張穎書 楊伯時本慶元己未四月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世稱善本因見此刻略
無少異衛涇書 慶元己未仲夏

硬黃既不可得定帖獲其眞者亦希矣 清閟堂

山陰馮氏本跋云熙寧二年三月四日時在瓦
橋晁端彥美叔題次道書蘇易簡翰林所
作一篇元豊元年閏正月晦日謁美叔因
書之常山宋敏求元豊七年十月九日夜
觀蘭亭見次道手墨令人慨慕端彥題
此本有晁美叔宋次道跋爲可寶宋所書
蘇公詩乃參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

藏

本絹素上書今藏太常博士汪逵季路家
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揚揑伯時所○薛道
祖親題正同以爲唐古本云尤袤題
蘭亭四本上還昔有唐刻妙甚兵火散失
長懷惘惘得觀諸本頗覺神明還觀第一
者奇絕不敢奪愛欲求第二者一本不審
可否音同光宗諱儒再拜逵道機宜朝奉親友
逵道嘗任宗丞知復州諱至游傳其子鏗字仲衆今在其孫詢之處

姜夔藏本有四其一題云蘭亭乃是舊本今定
州贋本略以十數亦各有好處然余輒能
辨之黄庭堅周翰嘗觀姜跋云嘉泰壬戌十二月得於童道人山谷跋乃少年書已得永和筆法周翰者文及甫之字今此本歸撿正黄犖家或云姜以他本聯此跋耳
汶陽閻孝忠資道元符戊寅秋七月晦日謁道
濟聽琴畢鑒蘭亭華陽王晉之乙酉十月二十八日
此石今遂歸長安薛氏世所有者摸搨而

己葛次顏題 第二本姜跋云紹聖三年六月一日因得秦璽改元元府戊寅崇寧四年龍集乙酉是時定武舊刻猶在薛氏未歸御府

靖康後舊刻無幾余收八帖皆故家物字體筆法與損缺處校之只一石爾惟肥瘦不同爾流俗不識妙處但以其無皴剝古意豈能辨前代所摹石本漫滅時本哉畢丙文書於漢江舟中 第三本紹熙壬子至後三日

都下有董承旨者其先任定武藏褉帖甚富紹興中有中貴任道源欲盡買之不許後尚方取去百本酬以僧牒時有堂後官高良臣及臺史盧宗邁皆得之高盧死出以轉售故吾得之皆熙豐以前舊拓本五字不損紙墨如新未經裝者未後尚有一空行姑存之亦驗定刻之一助 第四本嘉定二年長至日

永和之刻歷代所寶前賢論訂當以東坡爲是正

羲之蘭亭記自永嘉亂亡其石癸卯歲僕游定武聞富人李氏得之府帥下教則得墨本一二而已因授於尚書王公使勒於琅邪之石以大觀者爲守永陽郡杜符卿題甲辰秋重陽日

近見馮逵道所藏蘭亭使人欲起拜盡觀百餘日迺歸之今又得觀孟達本清瘦勁拔亦其流亞也陸游務觀嘉泰二年重午日

脩褉敘乃盡定武未歸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得況今日乎臨川王厚之跋高續古本

蘭亭以起草本爲第一先公嘗言云未後空一行者是初得邵氏刻本有動字圖卯在空中又於姜堯章處見一本亦然司馬遵

康惟章官定武與宇文粹中蘇叔黨田元邈劉無言論蘭亭惟章云蘭亭各有佳處至於點畫相去毫釐以爲優劣此非具眼不能

辨也乃出篋中所有百本云此皆得定武
舊本非不佳顧皆在二刻後爾（惟章次子名復用此）
（說跋高氏所藏本）
石刻如右軍臨鍾繇墓田帖長安范氏玉石諸
河南靈寶經變相小楷祕閣開皇右軍諸
帖與定武蘭亭則石工妙矣高氏所藏蘭
亭舊本歲久斷爛僅可褾軸而意韻態度
邈焉高古如晉宋間人物風流超逸後人

皆不可及此本紙墨俱稍新而筆法備具
精神氣骨有跳天臥閣之雄觀之可喜可
愕及與舊本竝觀之則品格標韻似覺少
低然皆佳本洛人康復（紹熙癸丑上元日）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皇翔於千仞今見舊定本
蘭亭共猶龍鳳耶陸游（慶元丙辰二月十一日）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答
殿榜之請辭意峻甚豈知世間有得喪禍

福哉以此學二王書庶幾得之若不辨此
雖家藏昭陵繭紙眞蹟字字而講之筆筆
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謂予不信有如大
江　陸游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纔居其一米南
宮所藏以唐本爲最優定刻次之物價豈
有常哉存夫人而已　李兼蘭渚輯錄小敘

蔡山甫論蘭亭以古本爲右云區區寶愛定武
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此亦頗鍼流俗
之膏肓　翬豐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旣玩順
伯所藏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
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
知不獨會禮爲聚訟也附書其後尤以發
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餞奏功名語右軍
是殆見其杜德機耳　晦翁

因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功名著見於世矣蘭亭禊敘益國風爰之倫千載而下迺獨以其書傳見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為慨然陳傳良跋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近世論蘭亭敘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斜川詩縱情忘憂相云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為根據觀其與高深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元學方盛誰不能為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迹為感慨死生為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遣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尚忍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為赤壁賦其

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元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 陳謙

此本所從得題識號澹巖老人者故右丞張澂也見審定門距今五六十年矣及郭由中乙丑米元暉丙寅歲月皆可次第余既不能知書姑信其遠者則此帖貴矣 葉適跋游帖

脩禊敘是右軍得意處當落筆時自有神助醒後更寫十數本終莫能及此豈當以筆畫求哉山谷晚得定武本已僅能髣髴存筆意今距山谷又幾何時高擁真贗大似逐塊摹寫肥瘦各自成妍當時存之於心會其妙處爾解賞此語許渠具一隻眼 羅點

岐簡獻王得豪書之妙專以晉右軍王羲之爲法以極其變化至蘭亭脩禊敘樂毅論又王所愛玩遺墨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游嘗獲觀皆奇麗超絕動心駭目王之孫不流

以從官長吏諸侯懼書家不能盡見奇蹟迺詔良工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而屬書其後 陸游

寶劍既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復會若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愛之恨不見所跋唐搨賜蘭亭本及魯公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興過余偶於卷軸中見之愕然良久曰吾家舊物卻有此二本而無蔡跋及取其遺余以足之相與賞異第不知何時析而爲二今茲復會其適然耶其默有數耶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因併刊之郡齋爲此邦佳話云 王信

蘭亭考卷八

弘前醫官澀江氏藏書記

桑　世昌集

推評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叙事蓋譎以出之輙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

古所無柰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晩
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
而不能置顧甚於小年喜官爵遅莫營田
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
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
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
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
人信也晉舍原何足道哉全魯存鄭利重
譎譎也受蘭亭敘事小於欺也其差而將
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
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
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閒士之行已亦
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也
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東皐流憩洞李季
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陳正敏遯齋閒覽載其季父虛中語云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而正敏又謂絲竹管弦亦重複豈未熟張禹傳耶漫錄謂承漢書誤是也

山樵夜話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叙云自右軍留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辯才太宗至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叙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後僧智果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辯才得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

搨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焉劉餗父子世為史官以討論為己任於是正文字尤審則辯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尫殘老僧敢靳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邸豈能詭遣臺臣亦掍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果所藏為真本故署僧字以別之或以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王銍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不同前一段已載紀原門後有云滕章敏公元發嘗為先子言師定武日聞之故老慶歷中宋景文為師有士子攜此石遊走四方最後死於營妓家樂營

吏盂水清取以獻子京受而不敢有
也畱於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天下
幾四十年至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爲
師攜去其子紹彭別搨贗本在郡然
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間
其次子嗣昌始內之 御府靖康之
亂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
汝陰王銍書

此跋載歲月次序頗定卻無或云以
下語姑備錄云 世昌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羣
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
之盛觴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
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
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義之序乃以爲
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反謝安

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闃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脩永和故事嘗有詩見詠賛門蓋爲獻之等發也葛常之立方

晉右將軍書爲世所寳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脩禊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間時尚未出也

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
唐以来以及我　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
名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
序眞蹟眞刻皆亡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橅
搨所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尚幸及
見之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
雖有之亦莫能辯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
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
劚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為杵碎因
築得之中有柄竅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
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
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
云此眞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
憶静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
所藏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
百不為多一不為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一或可保二則騰空而去矣書詁有言樂毅黃庭但得成篇足爲國寶況此序爲絶筆予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錄鄴侯三萬奚以多爲雍衰耄之年得再觀定武舊本於夷陵迺三歎息而書其後淳熙辛丑歲中秋日河南郭雍書（雍峽州人號沖晦先生字頤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其辭翰爲世所寶然議者以謂梁昭明太子不集此篇於文選者以其有天朗氣清之句或者以爲不然季春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予因讀楚詞云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昭明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管弦絲竹之樂語衍而複茲皆逸少之累歟（王得臣塵史）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間見文選一冊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

多少事一客輙曰常聞人言王右軍蘭亭叙不入選蓋爲不合有絲竹管弦之語絲竹卽管弦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公笑不答容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氣清朗故可書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弦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叙耶安可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叙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注云王羲之臨河叙則是叙亦名臨河劉孝標當有所據東坡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李倫金多故以爲賢於右軍爾夫二十四友皆望塵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强把先生擬季倫

徐彥和送此卷云是右軍所繪圖余觀此㨿上

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叙也右軍在會稽時亘温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心有巖壑之趣爾永思堂書　山谷

題右軍所繪圖後

謝安人物為江左第一其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識誚殆欲痛哭此可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亘温何足道哉此乃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安石比季倫閒而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友也季倫於逸少如鷗鳶之於鴻鵠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決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真人奴也見季倫金多賢於逸少今魯直亦怪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不難哉　東坡跋所繪圖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雖文專法蘭亭　後山談叢

米寶晉嘗有一帖與宗虞世恬之子太尉云先

公墓誌頃刻得筆不使麤細相闌如蘭亭拔之花雲滿目乃非吏人書也此亦可以開示習蘭亭之蹊徑也 山樵夜話

右軍畧字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序中有樂極悲来嗟悼之意文選中王元長曲水詩序收曲水叙不收豈昭明深於内學以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 晁氏

賓晉題黃素黃庭經後有云逸少真書惟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竝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二字爾 寳章集

蘭亭絲竹管弦或病其説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況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以為疑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叙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郗嘉喜人以己比苻堅殆同此病陳公廙居洛為禊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叙者

謂禮義無疎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但筆札之工公廣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耶韓安國不能賦罰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以是少之琱蟲生遂有矜色彼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

胡明仲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義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與義之同好嘗燕集山陰之蘭亭羊欣筆陳圖云義之年三十三書蘭亭叙王師乾撰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内史後峻誓墳塋捐棄龜組曲水蘭亭自為之序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何延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官遊山陰修禊禮所

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亭爲之叙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居之日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之爲護軍八年王羲之遺殷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太子王述爲揚州刺史又晉傳羲之自護軍右將軍會稽內史實代王述及述刺揚州臨發一別而去後王述持察會稽郡疲於簡對稱疾去郡於墓前自誓時永和十一年之三月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爲永和九年其時爲會稽內史無可疑者晉傳既脫畧羊欣王師乾輩所記皆舛黃長睿號該洽嘗跋右軍破羌帖云永和十二年去會稽郡已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牴牾

有不可解傳又言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軍生於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沒於穆帝五年辛酉以此推之右軍蘭亭之遊時年五十有一當是時謝太傅隱居東山遂同此集碑署瑯琊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語云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用謝安一時之語或者又疑義之傳為會稽內史日與尚書僕射謝安書云按謝太傅以升平四年為亘宣武司馬後十餘年始當國為僕射而永和八年為尚書僕射者謝尚也以尚為安乃傳之誤李兼

蘭亭考卷八

蘭亭考卷九

桑世昌集

法習

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
宣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
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
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
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

集序告誓文竝代俗所傳眞行絕致者也
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贊則意涉瓌奇
暨乎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奇折
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
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
流波將貽嘽嗳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
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
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
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孫過庭書譜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
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竊放蘭亭法書苑一本云今司
徒王欽若
山谷遊荊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
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
者山谷家傳有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餘與此同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

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韵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冠日月之氣　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東坡墨跡後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絕妙同時極善用筆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 周子發帖

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廻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爾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鋩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鍔此不傳之妙也 淡墨研銘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遒媚中年以来筆墨重實李北海未足多也 東坡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形勢正如羨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説學蘭亭當得之 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風於蕪湖縣經行到吉祥寺魯直題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爾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跋絳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

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
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
結密而無間如焦山瘞鶴銘永州磨
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
帝詔近世蔡二美如揚少師之正書行草
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於為俗學者言要
歸畢竟如此人眩時五色無主及
澄氣定青黃皂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
摸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
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一本云東坡云云此確論也予嘗
申之曰結密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
餘蘭亭近之（已上山谷）

蘭亭考卷九

蘭亭考卷十

詠贊

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聞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羊欣筆陣圖

二王書語中有蘭亭詩云悠悠大象運輪轉無停際陶化非吾匠去來非吾制宗統竟安

在卽順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

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其一元章云王仲孜叔蘭亭詩

一卷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閑

三春啓羣品一作迹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

磐綠水濱寥朗一作閴無厓觀寓目理自陳

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叅差適

我無非隣其二御府本及陸東之本隣作新又有作親字第一卷此詩無

前二白

猗歟二三子莫匪高所託造眞探元根涉世若

過客前識非所期虛室是我宅遠想千載

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

其三

鑑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體之固未易三觴解

天刑方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

竹元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

所樂淸一朝寄之高千齡其四

合散固其常脩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
再起於今爲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此
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拘河清非所俟

其五法
書要錄

柳子厚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曰蘭亭也不遭右
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
韓漳州拔澈上人詩云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
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
支道林
韓忠獻王帥定武嘉得蘭亭石刻詩云臺英正
約尋芳會誰是山陰作序人又云欲繼永
和脩故事愧無神筆走龍蛇又云欲學永
和當日序愧無奇筆紹前蹤又云一觴一
詠無絲管恰似蘭亭列坐時又云休論俛
仰爲陳迹且學山陰祓禊杯又云會餘脩
仰皆陳迹不醉山陰定笑人

東坡墨妙亭詩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迹猶
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
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
迪吳渭吳筠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
句賞有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心用是
事（姚令威西溪叢語）
華鎮會稽詠古詩墨妙風流亘古今等閒陳迹
冠山陰目聞正觀求眞跡眼見天章照茂
林鐵限僧房跡未移千通眞草了無遺蘭
亭墨妙何由見祇[illegible]說[illegible]本（山中父老尚能
說蕭翼事）
薛道祖詩東晉風流勝事多一時人物盡消磨
不因醉本蘭亭在後世誰知舊永和（清閟堂揚
伯時本）
欒城山陰陳跡詩臥對郝人氣已眞晚依丘壑

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
人（江云逸少知清言之害然蘭亭記亦不免慕清言耳）
山谷題楊凝式書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
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卻到烏絲
欄

山谷贈丘十四詩擁書環坐愛聰明松花泛硯
摹真行字身藏穎季勁清問誰學之果蘭
亭

蘇易簡題家藏蘭亭詩有若像夫子尚興闕里
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
真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
蔣之奇墨妙亭詩蘭亭搨本得遺法字體變化
人莫窺拔飛壁門勢屈矯劍出獄底光陸
離可憐闕畧侵點畫鐵網買斷珊瑚枝
永徽中所摹蘭亭叙後題云永徽去正觀不遠
得真爲最其詩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

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無足珍敘引抽毫
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畱為後世
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摸寫雖多誰定似昭
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祕彥遠記
摸不記紙要錄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若
求齊俗說紛紛那有是
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霅泉石畱腴翰墨戲著
談標書存馮戎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温
無類誰寶眞物如月非虛志專乃一編緣
金鐫瑤機錦衩猗歟元章守之勿失
翰墨風流冠古今鵞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
昭陵朽刻石猶能易萬金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季春二
日懶拙翁米元暉跋於行朝天慶觀東私
居書舫之北牕時雨霽風和窗明几靜披
閱杜門為情良適觀正觀脩禊
序允佚人意也跋敘桑定武本
圖契扎彤稱聖智萬古奇沈餘末伎蘭亭醉墨
更無加始信功名皆儻爾庚翼兒即豈不

黥自是家雞卑野雉退之強賠六藝跡見
處纔能到姿媚丞相有金那得取不與官
家深自祕卻因同好露心胸誤使蕭翼誇
善計撲金何用置中郎溫韜家有昭陵盜
拔沙但只取黃金剔軸安能收故紙天章
寶塔高嵯峨永著文皇好文藝至今油蠟
摸未己善本何辭萬金棄 以上賈晋
眞僞紛紛聖得知風流千古一羲之山陰勝槩
今何在卻有人傳定武碑 李大異跋游本
逸少遺墨尤貴蘭亭至於玉石不宥隨耶律入
旃酪之腥此爲異也臨紙三歎繫之以詩
英華最忌彫元氣骨瑩神清袚禊時蠶繭
鼠鬚雖我助家雞野鶩竟誰癡梓棺賻襚
從英主玉石遷番胄裔夷今日中原陷荊
棘摩挲墨本鬢成絲
昭陵忍死見繭紙月在長空影浮水來禽不傳

練裳毀婢作夫人表客止家雞野鶩知何
以醜婦撫膺差欲死君家所藏脩禊字如
錐畫沙負無比定武長沙蛇蚓爾王仲衡題袁氏本
河東薛紹彭勒唐搨硬黃本寄贊其後云文陵
不載啓古刻石已殘鋒鋩久自滅如出擴
筆端臨池幾人誤詎識筆意完正觀賜搨
本尚或傳衣冠茲寶兵火餘分派非殊源
妙用無隱迹神明當復還祕藏懼不廣模

勒金石刊庶幾將墜法可續後世觀來者
儻護持何止敵璵璠清閟堂本

柳公權紫絲靸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摹石
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撫
石李公李師中也寶晉的聞云今在富鄭
公子宿州史君家

定武本自薛嗣昌進入　詔龕置宣和殿壁或
云睿思東閣後徙艮岳瑪瑙亭舊傳宮詞

云瑪瑙亭根萬寳陳珠連璧合鬬精神眇
然一片中山石有許光芒獨冠倫蓋謂是
也或說米寳晉所賦清平詞之一章桑氏筆記
文皇嗜好非聲色偶愛蘭亭亦其癖河南猶恐
後来聞竟使昭陵隱眞蹟世間能悟知幾
人墨本珍傳意愈勤有似春雲隱明月光
影還到千江分法曹得此深恨晩有容擕
從大梁遠多言南渡罕曾見大勝薛家蟬

翼本嗟我學書從少年較計點畫分媸妍
老拈搬筆萬事懶忽見錦軸心淒然眞行
姿媚公所取篆隸何妨更兼有退之但作
石鼓歌談笑譏訶換鵝手新安羅頌
堂堂淮陰侯夫豈噲等伍放翁評此本可作蘭
亭祖馮氏所藏蘭亭二本得之昭德晁氏端彥字美叔說之字伯以公耄字武
子其三世也嘉泰二年二月六日陸游年七十八題
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殊勝蘭

亭面右定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不以流淌帶右天五字定眞贗也陸游

識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俛仰之間

已陳迹至今此紙尚如新揚誠齋跋袁起巖本

劉度次裴過蘭亭書堂詩蘭亭擬金谷逸少比

季倫史臣作此語無異屠沽人君看蘭亭

墨歲久迹豈陳當時本嬉戲後世乃見珍

我行適春暮及此禊飲辰墨池奏環玦書

當暗松筠堂中有遺像儼坐遺冠巾情知

金堂仙可望不可親物色儻見之欲去猶

逡巡

昭陵永閟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

舊時本石今爲往落東夷君家何處得此

紙刻畫爛然猶可喜六丁神物好護持更

有諸賢題姓字環澗王容

路入山西更向西雨和春雪旋成泥風吹疊巘

雲頭敲月照平湖鴈影低拄杖負書尋遠
寺倩童牽鹿渡深溪今朝獨宿巖東院唯
聽猿吟與鳥啼蕭翼宿雲門東客院

絕頂高峯路不分嵐煙長瑣綠苔紋獼猴推落
臨崖石打破下方遮月雲蕭翼題雲門

右蕭翼詩辭不多見此二詩在雲
門作所謂拄杖負書者正訪蘭亭
時也似孫題世昌近於東壁閣高續古拔書法書名畫

方見此詩又跋使御史不有此行烏得是清絕語故具載之

一麾東晉守八體入神書墨水傳遺蹟蘭亭表
舊居挂冠高興逸坦腹舊林虛峻嶺崇山
景依然想似初高祖之右軍祠堂

王龜齡會稽詩羣賢少長畢經過曲水流觴憶
永和一代風流已陳迹世殊事異感傷多
悟言一室許誰親相遇無非我輩人放浪
形骸嗟老矣仰觀宇宙尚艱辛

右軍書最珍此者以其草豪塗竄之餘初不用
意而筆墨蕭散自有天然奇趣耳無心工
拙當閒暇信手縱横盡技能朱蠟謄摹猶
若此可憐眞蹟殉昭陵（紹興戊午秋因觀畢氏所藏定武舊
石本爲題前句河東薛儒李同）
昭陵繭紙傳夢事脩禊千古欽餘芳公今克擕
定武本趙北復數塵沙黃細看筆力自外
出妙處畫裏藏鋒鋩漢官威儀落眼界九
鼎之重虞窺攘暗中模索辨眞贗蔀屋猶
有千丈光麹車道逢我所嗜流涎顧視裾
淋浪祈公分贶我一本小儒不願尚書郎（項在建康少董寶此凡三本是時已作此語又過臨安少董竟以一本爲贶暇日復
過書堂又觀此善最因書前詩以繼其後康山田秀實）
生涯寄箪瓢嗜古成傳癖胸蟠萬卷書禊帖究
所出三百七十五異論溢緗帙更相自戈
矛又類相形色我昔識諸老高論聆侍側

王筆貴藏鋒眞贋拚金錫精神苟不具徒爾致研席披訪諸賢語編類置文室使我心豁然登山如得啟妄意放斯文庶可益涓滴作詩謝来況持寄俟他日（趙徽州彦衛倅台日常許蘭亭二三說丙辰春因以詩扣之叱具次韻也）

形槁木心死灰被裘褐檳瓊瑰彼烏紗而皁帶具慢言似高其游言似訴機心舞於眉端蓋有與之偕来予（李漢夫跋回務本家藏蕭生取蘭亭圖）

蘭亭考卷十

蘭亭考卷十一

桑昌世集

傳刻

御府

一本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刊定武本後有寳字方印及　御製跋

一本會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貞觀罕印上角徵圓末篆書題貞觀石刻紹興

乙卯重刊已上二本文見紹興淳熙雜法帖内

一本闕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脩長比林脩竹又有清流激天其二十一字有紹興雙印

一本領字有山字會字全無界行有紹興雙印

一本會稽下闕山字蛟篆紹興雙印

一本天字小損其瘦勁

一本天字全字肥此疑是古本

一本鑱損湍流帶右天五字

一本崇山字中斷第六第七第八三行破裂無絲竹管弦之一觴一詠亦足以是日也十六字鎣芑云定武脩城後夫所得後歸康惟章家

一本棗木刻五字不損王順伯所類本内

一本亭列幽盛遊古不羣殊九字不全
右今士大家所藏本末易殫紀其
詳有已見於審定卷者不復重出
特舉其槩爾

會稽

一本辛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平二
浙賊明年夏剿溪捕殘孽還訪蘭亭
遺跡於天章寺是時兵燼初絕盡為
荊棘瓦礫之場王謝風流惟山川在
爾裴回四顧為之歎息求於越人得
舊脩禊叙筆畫失眞意謂當有来者
能求佳本刻之林下後十年建炎庚
戌歲扈 蹕再至雖舊寺棟宇已成
而所斯未副矧山陰無蘭亭帖豈非
是邦闕遺也遂以唐臨本刻石卷有
太上皇帝宸翰係是徽廟御書唐賢所臨蘭亭六字以

御寶印其上鑒賞後則蔡襄君謨宋敏求
次道一時名公題字又曰延禹者周
仲章也安惠公起之子膳部外郎越
姪也其家圖書爲當時第一此本淵
源固有自矣曰大防呂汲公也曰防
叟世弼也曰尋劉執中也曰洙孫巨
源也曰彥先許覺之也曰仲來豫章
李定也因併刻之石以遺山中僧庶

幾少補訪古幽討之士攬詩云紹興
改元五月甲午又紹興元年車駕
駐會稽正月十二日會宰屬官於政
事堂之別廳時辛道宗爲樞密都承
旨出所藏唐人臨本蘭亭云出內府
毘陵張守金陵李回洛陽富直柔襄
陽范宗尹同觀或云辛道宗所刻不存闕雖當其欣於已
快然自足不之將至所之既倦情遷事等字又第五字有察字

一刻蠟紙本有少長咸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十四字雙鉤不填後題乾符元年三月詳見臨摹門

一本後有僧權署字係題開寶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洛陽

一本不痛哉若合一契兩行之間甚闊止無會字

邯鄲

余嘗見此本於表姪陸寓處清勁可愛自第一行至第十七行下皆損一字移注於其上後跋云定武蘭亭真本今已不知所在掾有家藏者因官邯鄲乃摹於石以永其傳大宋元祐四年張掾益仲

婺女

一本在倅廳自第十三行至末撗裂而上
又自二十八行後自裂處五行詢之
耆老云其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
未經刓缺時本庶幾定武典刑也

一本自南澗家

一本褚遂良正觀八年所摸序首無永字
雖古而未盡善也

一本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題唐貞觀中
石本後六印作一行錢欣忠孝之家
印黃扉珍玩又三印字不可辨末同
前方印

一本在法帖内第十十一十二十三行有
横裂文

一脩城所得本前有薛稷書義實過盈尺
參神明以長生匡以曜物得麒麟而

行十八字後

高宗皇帝取石入德壽宮今此兩行鼎帖中刋在薛稷書内文王仲信跋云此本得於西霞老道士云長安政和中脩故宮掘地得此石共精神鋒鋩在眞定本上

七閩

刻貞觀本與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亦同前第六印但第五印在後行下有漢北平守世家印印後方題唐貞觀中石本

括蒼

三本會字全有界行後題摸家本畱刻仙都紹聖丁丑蜀人劉涇

金陵

一本熙寧丁巳六月二十七日省局手裝堯民誌後跋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爲最先公熙寧間得此本誌而藏之

逮今七十有一年懼歲久手澤湮漫
併刻於建鄴府治紹興丁卯十一月
旦清豐晁謙之謹題

上饒

一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横
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二印

景陵

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
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日久郡
守何文度得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
有二日跋

九江

一本自第五行首至九行末有大裂文

龍舒

一本刻褚書有篆額蘭亭記作長行後有
黃扉珍玩印忠孝之家圓方兩印題

貞觀八年褚遂良摹

八柱

一本用米寶晉本閣後有米氏印記

永嘉

一本字大行闊弁刻乾封二年懷仁集右軍及序有秦吳三跋・

丹丘本

一前有薛稷篆十八行字者見存彭漕家

云得之洵河之夫

常德

一本乾道間所刻具三體仍載坡谷諸跋在其後有殺胡林一事尤佳

臨川

一掘出麻姑石本列坐盛是日六七八三行裂損十九字

一本無會字及界行後有玉冊官揚仙芝

摹刻八小字

周安惠家本

此本見存秀邸有曾攸彥思跋曾得
於越之姪衍及大觀己丑歲也紹興
癸酉重加表飾已四年

陳氏本

簡齋用池紙臨中閱痛字
高宗所賜臨本亦然似是御本寫

也

三米本

米氏父子摸刻於淮山樓

杵本

因劇地而得者有枘竅初號杵蘭亭
後易為褚

陶氏本

陶憲定字安世多藏秦漢以来古物

有定武本

褚葛氏本

字極大恐是別本模

銭氏本

前後凡七印有文信公手書唐正觀

中石本六字紹興癸酉夏六月元孫

傑之刻

中山王氏本

刻六印亦佳

吳氏本

斯文下有吳璜書印

尤氏本

遂初尚書用楊伯時本刻

劉氏本

字極大無言所刻會字全餘皆不闕

范氏本

脩禊帖用定武墨本重摹入石紹興

十六年八月戊申方城范辰辰訂

邵氏本

後有勲字圓印政和乙未暮秋望重

刻定武古本陽羨邵勲記

陸東之本

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二十四

行而蘭亭只類重刻鑱本又有陳和

叔郇國公東坡子由跋見審定門

潘氏本

在安吉縣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行裂

失無期於昔人之懷七字

石氏本

石熙明家有二

唐硬黄本

薛紹彭勒唐搨本第十四行僧字上

有祭字且有鋒鋩（又清閟堂本後有紹彭二字）

纖本

松窻雜錄載元宗先天時所有異物如雷公鎖辟塵犀駭金之類凡十有三西蜀織成蘭亭叙是其一也

残石本

此得之残闕之餘仍作二塊前一塊有悲夫雖殊事一也後之攬文（共十一字）下有小字云蘇氏太簡後一塊復裂爲二字已漫滅但彷彿先世名玩文五字可辨

南嶽本

一本後有定武仍孫伯傑六字篆印

章氏本

申公家刻中有橫斷紋有章氏印

盧氏本

斯文下有盧宗道三字印後題唐硬

黄本淳熙乙未中秋刻

徐滋本

在湖州瘦勁而皴剝自十七十八行

内有大裂文

無名本

此本無名氏會字全後有云蘭亭搨

傳刻諸家所収本極多未有及此者

不知誰書

武陵本

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

王氏藏本

凡十帙殆百本以定武舊刻爲首北

本副之嘗従順伯子友仕借觀外有

四軸奇甚見諸公跋

蘭亭考卷十一

蘭亭考卷十二

釋禊

桑世昌集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尚書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浴乎沂禊出於此

顔延年曲水詩序周翰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已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

上巳卽三日也翰所注引韓詩也李善注
曰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巳者祉也
王融序注
漢書太后春幸蠶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灞
水而祓除續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一作宮人皆禊於東流上自濯洗祓除宿垢為太
潔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師古曰
祓除惡之祭也列傳武帝卽位無子平陽
公主求良家女飾置家帝祓霸上而過焉應
劭注云祓除於水上巳禊也又衛皇后傳
帝祓灞上孟康曰祓除也於灞水祓除也
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竹林七賢論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
或問曰昨遊有何語議曰張華善說史漢
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袞袞可聽世說諸名士共至洛
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有雅致張茂先論

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豊說延陵子房亦超超元箸

荊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並出水濱爲流杯曲水之取取黍麹菜汁和蜜爲餌以厭時氣

夏仲御別傳曰三月三日洛水公王以下並南浮橋邊禊仲御時在船中曝藥賈公望之問船中者爲誰童問乃荅曰會稽北海間民夏仲御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何義摯虞曰漢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不育以爲怪擕之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起此束晳曰摯虞不足知此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秦霸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

沈約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 紀麗

曰古用上巳今用三日

歐陽詹魯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友序云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二月二日曰中和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羣臣大宴登高臨川四方有土之君亦得宴其寮屬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曰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勾萌發達陽景敷煦握芳蘭臨清川桑和蠲潔用徼介祉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文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爲盛集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踐

王勃獻之山亭脩禊序曰永淳二年暮春三月脩祓禊於獻之山亭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驩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會

王維暮春讌道遂谷序曰竊思楚傳嘗詣草堂
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
元稹刺越州所辟皆文士鏡湖秦望之遊月三
四焉詩什盈帙與副使竇鞏酬唱稱蘭亭
絶唱 舊唐書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
禊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
年歳在癸丑會於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盛概係
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
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先文康公
晩歳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於水濱
紹興癸丑與客泛舟脩禊甚樂詎永和癸
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算自
永和九年歳甲子一周為晉義熙九年又
一周為宋元嘉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

閑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歴
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
本朝　祥符六年　熙寧六年皆歳在癸
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
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
閑浮棗趁中流愜嘯詠隠浪金壺偏紅芰
初出水捧劍疑来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
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纏綿由来彭殤

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弦
尺六細腰女舞裏輕同旋且畢今日觀不
斯来者傳　葛立方

曲水邀觀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
人前蕪沒成塵迹規模得太賢湖心舟已
並棹步騎仍連賞是文辭會觀同癸丑年
茂林無舊徑脩竹起新煙究是宗山下仍
依古道邊院開新池勝門占舊畬田荒陂

披蘭築拈池帶墨穿序成處唱道杯作每
推先空見雲生岫時聞鶴唳天滑苔封石
磴空山篠礙飛泉事感人寰變歸慚府廐牽
寓時仍靚葉歎逝更臨川野興攀藤坐幽
情枕石眠翫奇聊倚策桑異猶移船草露
猶露服松風尚入弦山遊稱絕調今古有
多篇經蘭亭故池聯句鮑防嚴維劉全白朱迪共二十五人具姓名大歷中唱
五十七人元本不注姓名於聯句下

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池逢婉女採艾值
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醉神羣公望不
至虛擲此芳辰孟浩然期王山人不至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鬬雞寒食下走
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幙連不知
王逸少何處會羣賢孟浩然
越中山水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
刺海郡暮春三月醉山陰

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
徐轉去微風落日水横波 皇甫冉三月三日後亭泛舟
洛城春禊元巳芳年季倫園裏逸少亭前興中
舉白讌除生元陸離軒葢凄清管弦萍疎
波盪柳弱風牽未厭觀趣林浮夕煙 高球三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得煙字
蘭橈萬轉傍汀沙應接雲峯到若耶舊浦滿來
移渡口垂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

在曲水鄉心萬里賒君見漁舟時借問前
洲幾路入煙霞 劉長卿上巳泛舟耶溪
世間禊事風流處鏡裏雲山若畫屏今日會稽
王内史好將賓客醉蘭亭 鮑落上浙東孟中丞或云鮑防作
洛下今脩禊羣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
金閨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鷺
振歌響雜鶯啼歴覽風光好沿洄意思迷

棹歌能儷曲墨客競分題
劉禹錫 三日與樂天河南李尹陪令公洛禊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
東坡 禊亭

齊釀如澠漲綠波公詩句句可弦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繼永和
東坡 和王勝之

風雩三月初三日禊事宜和勝永和又見會稽王內史蘭亭對酒愛新鶯
劉旦 上巳謝王豐父惠酒

小挑脫萼新梢柔春色無邊破客愁好與永和脩故事一時人物盡風流
李若水 上巳

當時俯仰尚爲陳千載重來感益新曲水已傷迷故迹崇山依舊對遊人
許安世

僧言王右軍遺迹永和春蘭亭有曩基墨池涵漪淪書堂閟靈像五亭餘圓囷
吳奎

高士已陳迹青山猶故居地存脩禊水俗有換鵞書舊像丹青改諸山楷法疎我來尋懷

壁安意有遺餘 趙鼎臣宿天章寺

記得蘭亭祓禊辰今朝兼是永和春一觴一詠

無詩侶病倚山窗憶故人 王駕永和縣上巳

危 高宗諱 跨淵淪清宣滌世紛飛湍逢石轉漱玉

隔山聞影亂林花落山叢硐草熏滋爲禊

飲地何羨右將軍 蔣堂

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

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許觥 蔣堂景祐丁丑創曲

水亭宴屬同賦

風流定續蘭亭盛幕府能無賓客賢又云右軍

筆墨空蘭渚安道風流託剡溪 彭汝礪送程公闢

坐想蘭亭通曲水行觴工已接清明明年強健

陪嘉集定棄三觥賦不成 賀鑄

乾隆甲辰季春重校一過知不足齋記

蘭亭考卷十二

羣公帖跋

逵再拜蘭亭叙議論多所未見

高宗學書說及米元章蘭亭叙樂毅論跋録具別紙其他或尚有之未暇冥搜也

澤卿彙次蘭亭考凡方冊所紀卷軸所題亦略備矣其不可致者 天上書目祕閣藏唐人鉤摹并鍾繇景伯摹三軸皆有跋語録以遺之南城曾漸書於道山堂

喚再拜蘭亭考已偏覽敬服該洽謹此納還
蘭亭帖所共寶澤卿嗜古考辨如此種學之切
可以推矣碧環張從祖
蘭紙入昭陵唐筆各名家世重定武本頗似聚
訟字畫反不逮古何耶澤卿擠辨有條理
可為禊帖忠臣矣林至

長廊睥睨来者誰出門解后渠得知不言使者
求遺書只言浴蘭當及時從容與語益款
洽論[illegible]翰墨尤瑰奇山僧技癢不自禁稍
出脩禊蘭亭詞啓函展玩未及竟褎有黃
紙天庭追口呿氣褫僵欲死一騎趣向咸
陽馳虬鬚天子喜折展詔許兩禁同觀之
龍騰鳳集在御榻平生觸眼何曾窺自從
蘭紙歸昭陵寶氣夜夜光陸離千年議論
經幾手拯刀追倣分毫氂博聞強誌子桑
子上下纂輯無或遺清臞不滿六尺長中

有文字無津涯歸君此編忽自笑山東學
究眞黠兒而今御史還書癡
澤卿示蘭亭考作蕭翼取蘭亭辭豫章
黄疇若閱禧丁卯臘月六日

還澤卿蘭亭考古括藥時
書法光芒晉永和後来摹寫不勝多考論又得
桑夫子蘭渚風流轉不磨
自從繭紙殉昭陵定武流傳賸得名總輯舊聞
爲博議卽今眞贋不難憑
子從事越府脩圖志因裒蘭亭題詠及諸賢所
評禊帖爲一編以俟澤卿庶有補蘭亭考
李兼孟達書戊辰元巳前二日
禊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賞揚
不盡澤卿又從而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
朴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来佳句本忽
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筒寺千

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卬深服之余輒用
其語曰定州一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
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耳
鑰

澤卿往越欲以所編蘭亭書歸帥黄
公仍見三山舅氏送以二絕　鑰
蘭亭禊序幾臨摹會稽工夫十載餘攜過會稽
尋古跡不妨呈似老尚書

四海詩名陸放翁晚成嘉遯萬緣空馮君問訊
今安否欲向溪頭共釣蓬
澤卿蘭亭考用工深矣攜攻媿大參詩見訪次
韻併呈放翁待制
會稽太守黄由

字入昭陵不可摹後來僅及晉之餘識眞盍向
龜堂問敢謂牽聯亦得書
澤卿年七十餘著蘭亭考自中原及渡江諸人

題跋岡蒐錄偏甲是乙非眞若聚訟讀之使人腹煩因思此叙盖歐褚諸公之寫眞手然　研之極乃通於神如洙泗諸子之肖仲尼終自弗叛非天實以後諸人之所及也嗚呼哀哉梁宋齊寄示跋王順伯本

天台老樵示蘭亭考坐間砣砣説此書且曰我錢蘭亭癖矣平生惟一善本為人取去豈謂寓意於物不留意於物者耶白鹿峯陸

樗

嘉定初元嘉平望道山堂觀蘭亭考歎其贍博

長樂陳舜申宋謨莆田劉棐仲則

温陵陳模中行四明傳行簡欽父

華亭林至德久建安眞德秀景元

金陵何剡揖臣清源留元剛茂潛

檇李陸埈子高

石更青白故兼新字看由中總是眞畢子一生

三百紙樓公四句幾千春從来考古難題
處直到名流下筆親奄有山陰多寶藏草
昔外面更無人盧陵楊長孺

蘭亭考用意勤甚欲人無所不知詎可厭其多
耶先太史字畫多法蘭亭至謂游荆州得
古本蘭亭因悟筆意是殆有言語不可傳
者矣雙雷黄嚳子耕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
石遂為今世大議論衆君此書信足以垂
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具郎事云翠添
鄰塹竹紅照屋山花益著色畫也葉適

羣公帖跋

嘉定辛巳冬碩蒙

恩守台行山陰道上壑流巖秀洞心駭目想象入東諸賢高風逸韻邈乎其不可挹也至郡有以桑君蘭亭考見示者其稽辨訂證靡有遺恨豈惟難其識見之該洽暇日閱卷往往令人神遊茂林脩竹之下癸未司庾入越閒得一至山中雖永和陳迹已不復見而高林崇阿正自無恙矧

思陵所臨禊帖有光燭天倉司郡齋咸有舊刻
嘗經前輩題品俱在考中眞足以慰懷古之意
然則是編可謂有功於蘭亭當行於越無可疑
者內相高公晝嘗序其編首今吏部復刪潤之
豈非是編之幸頎得附名其末抑又幸也甲申
季冬十日青社齊頎謹書

右蘭亭考十三卷宋天台桑世昌澤卿所輯
錄也初名博議凡十五卷餘姚高[illegible]翰文虎
爲之序及再刻於浙東庾司高之子似孫爲
削去集字附見兩篇其他率任意翦裁多致
文理斷續幸其本義甚於其父弁言亦妄加
竄改不令成章非俞松續考錄其舊作則彥
升文盡之誚文虎且無以自解矣庾司舊刻
業已節刪過當嗣經雋李翻彫益增脫誤百

餘年来藏書家再從項本輾轉傳鈔則別風淮雨殺無文義可尋又不止承訛踵謬而已偶得柳大中影宋寫本嘉其行款未移略存面目聊爾仿行以供清玩所惜未博議

書播之文苑以還桑氏舊觀耳似孫登淳熙甲科在館職時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爲清議所不齒知處州以貪酷聞其父暮年出銀花帖以示人不孝之名又以昭著直齋陳氏深惡其人故于似孫著述時加抨駁且疏其過端於書錄解題以爲文人無行者戒至澤卿是考別具勝情頗稱好事乃亦以作爲無益玩物喪志短之斯則過已或曰澤卿爲陸放翁諸甥書成不就正於舅氏轉俾宵人任其筆削不智孰甚焉其取譏宜矣愚案文虎之序博議在開禧乙丑（今改本作嘉定戊辰）據同時單仲至題詞則澤卿年已七十餘

矣迨嘉定甲申倉司齊碩始屬似孫彙正重
刊相距又十有九年度濬卿已未必又見放
翁卒於嘉定已巳亦不及為之審定然則廢
博議而令今本獨行於世此固臺使齊公之
責而亦濬卿之不幸也夫
乾隆壬寅九月初二日歙長塘鮑廷博書於
知不足齋

王逸少殁無二百七十年而所書脩禊叙自人
間復歸御府又迨二百七十年而自昭陵復出
人間後百三十餘年而定武石本始傳於世又
後六十餘年而石歸
天上又後二十年而復失於維揚自是百餘年
間士夫所藏真贋相雜矣惟嘉禾俞壽翁以酷
好精識之故家有此帖數十多渡江以前中山
摹拓之舊因次第其所藏與所見粹為一編以

續桑氏之者柳可謂太清而不浴矣余嘗怪昔
之善書者如漢之蔡中郎唐之顔魯公率為人
忌嫉海(不得其)之外死而本朝坡谷二公亦流離困躓
於嶺海之外絶藝之足以累人如此彼右軍者
顧乃生都顯名衆所歆慕誓墓辭官卒以樂死
雖與元司馬竝世而不與違空函者同科遺墨
流傳復無蘇黄禁痼燔削之禍歷十二朝自天
子至於庶人莫不愛重所遺乃爾絶藝果足以

累人哉。然文皇所儲丈二之軸至三千六百紙
而更六百年復古殿中所存纔兩行耳今
僊馭上賓五十六載所存兩行又不知其安在
則右軍真跡遂絶於世矣雖他帖之傳尚十百
然皆不得與蘭亭比刻臨摹畫大抵失真則
壽翁於此寶藏折衷以示後人亦志據依游之
一助未可以玩物而疵之也披攬再三遂復題
其卷首淳祐壬寅小寒節後五日蜀人李心傳

序

蘭亭續考卷一

柳氏書竹青甑堂宋本

吴山俞　松集

繭紙鼠鬚真蹟不復可見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無不滿人意此帖冴宜寶也

右紹興癸丑歲

高皇賜鄭諶本有

御筆復古殿書四字下用御書之寶

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世傳太史箴・大雅吟黄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記皆逸少奇蹟而太史箴大雅吟不復傳黄庭雖有本然殊不類似後世依放而託之者遺教經又訛缺過半獨樂毅論字完正精勁絶出此本藏於毘陵高氏云始得之石城已亾其一角所存三百餘字即其真也其後或見其石者以為元玉高氏子弟以火試之今遂破為數段石葢楚石

堅瑩似玉而畏火予亦嘗見之然物之不幸有如此者亦可嗟也蘭亭記傳者尤多行草不一竟未見其正本嘉祐中侍官陳晉得集賢胡公謹家本觀之與世之傳者不相類而字勢奇絶非後人所能為然予不知公謹果何從得之也治平乙巳予帰毘陵又獲瑯琊模本而字體乃與公謹所藏悉同其後有永陽守杜符卿題云蘭亭

記自永嘉之亂而亡其石刻今存於定武李氏李氏初亦不甚秘而今無能見之者惟府帥下教或得墨本一二而已於是予乃知公謹所藏蓋定武李氏本也杜守眞可謂好事者然其傳摸非良工僅存梗槩而失其精神遠矣聊識而藏之然不知異日果能得李氏正本否四月壬辰南陽子厚題於山軒南齋

杜守云蘭亭記永嘉亂之亂亡其石而張彥遠書斷云右軍脩禊事時三十三歲揮毫製敘於時寶之貞觀中入於內府文皇帝令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後以玉匣盛貯隨葬於昭陵然永嘉之亂乃是惠帝惠帝蒙塵辛未歲至愍帝永和癸

丑歲相去四十二年豈亦傳之誤耶
因誌於此用祛羣惑耳治平乙巳中
元日閑閑堂記
右曾子學本後歸沈虞卿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絶雖摹寫屢傳
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
矣元豐二年上巳日寫 東坡跋官本法帖
蘭亭敘世間本極多惟定本者最佳且有東坡

先生跋語可為雙寶張氏其珍藏之辛未
孟春中休日賀方云
此蘭亭乃定本也今亦罕有賞歎無已元祐辛
未仲春十八日田晝揚書思趙湧
始鄒正言浩起貶所其友人告之曰使君宦京
師過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獨嶺海之外能
死人哉友為誰田晝是也蘭亭佳無說蘇
子瞻賀方回人所共識孫田君求揚趙又

從可知也淳祐四年夏至日長樂潘昉

右一本自東坡而下四跋藏俞松家

劉郎無物可縈心沈迷蠹縑與斷簡求新不獲
狂時發自謂下取旦謾眼猗嗟斯人今寶
歟我欲從之宦有限何時大叶劉子前蹤
閣墨皇三復返

右米元章題劉涇所收唐緒本

永
元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
無足珍敘引抽毫取奇孔好之寫末終不
如神助留為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摸
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
形終可秘彥遠記摸不記褚要錄班班有
名氏後生有得若求高俗說紛紛那有是

右米元章題永徽中摸本

予為兒童侍　先君旁嘗聞與客論蘭亭詩敘
惟取定武本為最真予初不悟此說今老

矣學書無所成信知蘭亭詩敘不可以水
墨積習也此軸延侍郎王彥昭文房物觀
之使人健羨是尤可珍也丹陽蔡肇天啓
題

右李風山所藏本

先君所藏定本脩禊敘愛之是切今觀此刻宜
在季孟之間紹興九年歲次己未春三吳
吳說跋

右王岐公本藏俞松家

嘗聞之於工部外郎薛伯常曰蘭亭自唐太宗
刊在玉石後流落定武民間世以定本為
貴伯常尊君道祖世以來薛名者侍其先
樞密守定武别以玉石刊一本易民間太
宗本以歸薛道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
長安薛家本為貴道祖又番刊一石在使
宇番刊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

石只定武自有三本然皆經道祖手元用
太宗秘本使上石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
游數於其家參之曲折精微得蘭亭妙處
一間不能逃也焉道此本真薛家好本也
然伯常又説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
記者為負觀時本再此石後来亦不在長
安薛家蓋道祖死其弟尚書嗣昌奏之宣
和之間已取歸汴京龕在

宣和殿上靖康丁未燕人載歸沙漠嗚呼
中國所存者亦可知矣焉道妙於翰墨方
能珍玩之他人有之未必能披玩法書如
此也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常諱紹紀紹興
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中叟謹書

右蔵俞松家

王羲之蘭亭敘詩真蹟唐貞觀中御史蕭翼紿
會稽僧得之詔内供奉摹寫賜功臣時褚

遂良在定武再摹於石眞蹟後入昭陵世
不復見自唐以來所傳惟寶定武本當時
印取已多缺去會字此石宣和間又歸内
府亦不復見矣今古摹刻響搨奚翅數十
百本非識者眼中物按張彦遠法書要錄
云義之復書此敘凡三十終不類初以是
知無心之妙亦不自知也能造此理可以
學道偽寫南安觀知白所藏定武眞本旅

愁頓解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宋唐卿
謹識

右本藏越僧處

王性之家蘭亭云是唐人所臨後有建中押尾
建中乃李西臺名也以予觀之落筆結字
皆是西臺法度此帖爲西臺所摹者無復
疑焉陳長方齋之書於唯室之東雲巢

右李西臺臨本藏俞松家

翰墨風流冠古今鵞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
昭陵朽刻石猶能直萬金 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懶拙翁米元暉

在行朝天慶觀東私居書舫之北窗跋叙于定武本
桑澤卿考中已載

右藏俞松家

昭陵一入見無從鐫石猶將價本供八法典刑
今在此華山天外立三峯
不須苦恨厭家雞自是鹽車後月題弄葉數行
書紙背莫教人嘆庾安西

此甥此舅兩風流翰墨相傳不誤授大似曹溪
付衣鉢臨池他日看銀鉤
吾友胡少明宮教以王文正家所得
蘭亭敘惠其甥王立之定武石刻婁
絳牧守私易此本信非近年摹搨失
真者所能髣髴也紹興乙卯上元日
閩人陳長方齊之題於笠澤寓舍
庚申二月復借此本參訂程光祿滕

康熙窰家所得本此石實與滕氏所
藏同出一轍
柳子厚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
示孟崙二童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
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
右三詩三題並陳齊之華王沂
公本李秀巖有跋藏俞松家
平生三見唐人摸本蘭亭敘一是泗南山杜氏

木刻者一是周延雋家本一是蘇中書家
唯蘇氏本冠諸家本具傳摹不失眞處決
非定武石刻所能及然不善為劉血指汗
顏摸書手未免有之
右陳齊之詩唐人摸本
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倅郡
次年移南陽薛氏子賤以此贈行建炎已
酉承之鄉部遭里中之變也失復得錢塘

吴說傳朋題

傳朋赴鎮上饒相過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真氣凜然紹興中甲子九月十四日雒陽朱敦儒題

揆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絶妙戊申九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　沈虞卿題

是歲冬十一月觀揚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篋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為定武真刻無疑　沈虞卿再題

蘭亭敘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刻工各有精麤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筆意彷彿尚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

余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歸定武本雖秘府之藏亦未免雜贗也紹定癸巳脩

禊之月舟過禾興於過沈公之孫寺丞出
示家世所寶二軸望之知其為真也此軸
本吳傳朋得諸薛氏而博古如九王善書
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
士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
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

右一本六跋沈伯愚所藏本

唐太宗既獲蘭亭敘乃命馮承素趙模諸葛貞
之流鉤摸以賜近侍令褚遂良撿校而董
之今嗜古好奇君子尚有祕傳嘗日賜本
近見一本已歸御府矣神物護持斯為萬
世不朽之藏廣宇間石刻莫可勝紀悉以
定武為最善此蓋是也紹興十九年九月
十五日懶拙老人米元暉書

宣和之末復置書學增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
仁與競昨兼見任職事一日

太上徽皇各賜蘭亭敘石刻一本其下
御筆書云康定二年進高是定州所貢今
觀是本政與向來所賜同今不易得宜珍
秘之紹興壬申春二月六日保大騎首雲
來係跋題
定本蘭亭敘如世奇寶不惟難得亦難辨此蓋
故家所藏米係二公好古博雅與之不疑
僕因而識焉幸矣淳熙辛丑閏月晦日唐

李度題
右一本三跋藏俞松家
蘭亭禊飲敘草稀右軍法書第一真墨入昭陵
虞褚輩所臨典刑猶在散落人間今復數
百年鉤搨既多眞贋轉雜濃輒過肥纖或
病瘦偏動露鋒規媚傷弱工不勝拙當時
無復見右軍大成矣余每獲蘭亭隨以入
集晚游都下蘭若得本於老書生云清獻

趙公少年學書定武本一見驚喜取較他
本果勝不誣遂以歷卷魯直嘗跋蘭亭有
云摹寫或失真肥瘦亦自成妍要各以心
會其妙處因題所集曰蘭亭會妙紹興辛
巳元夕後一日魯長卿書
右藏魯子平家
蘭亭為書法之祖南中摹放幾數十本終不若
定武者之勝今觀此軸刻畫與使墨皆有

佳趣決知其為定武者也然較之予所收
者墨色匀重亦打碑者自有不同得之者
當寶藏蓋書法盡於此矣石湖居士書
右范至能跋
右蘭亭記曾南仲得之諫大夫毛氏毛氏得之
淮陰非近時習記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
書云山谷謫黔州峽舟中日日惟把玩石
刻一紙蓋此記也故末歲筆法超絶云予

聞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句子
寄聲山谷楊萬里
右楊誠齋跋曾氏本
晉人風度不凡於書亦然右軍文晉人之龍鳳
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中令素定
摧堅陷陳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
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
明以一語不中廢此叙而不錄後世因以絲
竹管弦為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偽妄之
作則信而不疑是蓋微瑕棄玉而以玉表
重張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
邪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学
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因右軍朗望
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為伊威言之紹
興乙亥九月二十七日以大書
朝士喜藏金石刻且彈見洽聞者莫如沈虞卿

九廷之王顒伯予每咨問焉淳熙己酉正
月五日必大題
唐大宗始得脩禊敘命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
正獨本賜羣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
各自臨摹繇是流傳人間今
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摹本亦亾矣
皇諸孫臣善鑒好古博雅得紹興
宸奎寶藏之屬臣必大記其後必大嘗伏

讀御製御書翰墨志近三千言而稱
美此敘無慮數四既曰測之益深擬之益
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又曰得右軍書手
之不置自來髮善作字晚年得趣又曰右
軍揮毫製敘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
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
別體之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
大成方

孝宗皇帝在王邸詔摹寫爲日課乃知二
聖心晝雖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羲之
復生將云非恨 陛下無臣法恨臣無
陛下法爾嘉泰二年三月三日少傅觀文
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臣周必大謹書

右三跋周益公題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
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

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於中山者爲可
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間本尤爲
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
右天三字已缺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
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劖損也更當考
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樓大防 跋王伯常本

薛道祖名紹彭向之子也與米元章劉巨濟相
爲莫逆之友不惟人物翰墨相上下所蓄

法書名畫亦略相埒今有清閟堂帖名亭
印章瞭然跋語所謂河東公者也從孫棣
近以伯父揚州所藏禊敘問清閟為誰謫
所聞以告之摟大防跋清閟居士本
子耕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肯各有其寶余有淳
化閣本與此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
耕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明遠姓單名
兩文右選之有文者摟大防跋黄子耕本

右三跋摟攻愧題
南朝千載有斯人拓出蘭亭花草春俯仰之間
已陳跡至今此帖尚如新
右揚誠齋題袁起巖本
慶歷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
於營妓家樂營走號何水清者見而識之
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於公帑
世謂之定本後為薛道祖攜以歸長安宣

和中有
旨取舊石置
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適籍
殿中遂得此本閱關兵火之餘迨今數十
年祕藏不墜豈有物之所護持因書所聞
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
榮芑書

定武蘭亭敘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智永
所模薛氏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
御府前本是也其二亭肥有薛道祖別刻
置定武與前本方駕人多誤為舊本非也
其三斷字差瘦得於倚城役夫後藏康伯
可家舊刻與歧陽石彭俱載以北家元功
云嘗從使北聞在中原楊伯時云與薛氏
為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皆舒元輿牡丹
賦併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十

三日右北平榮芑題

右榮次新二跋桑澤卿考中巳載其間三斷石本今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蘭亭皆以定武為貴其實有三各不同始慶歷中宋景文為帥得唐石本匣藏庫中至元豐中薛居正為帥惡摹打聲乃刻别本置譙樓本幾其子紹彭又别刻易元石歸長安蓋道祖嗜古工書臨摹盡善三本皆出定武而宋之所得者當謂之唐石本薛氏父子所刊者則謂之定武本可也大觀既詔取元易石本龕置宣和殿靖康時岐陽石鼓共載以北南渡以來舊物多不存後人所在摹刻不知幾本觀之者有肥瘦劉損取況之說紛紛不一皆未足為證多取他本較出自然萬萬不侔余亦嘗以後凡

所見參政兼見揚檗齊所藏薛道祖籤題
本與此無纖毫異故知此本為定武者無
疑淳熙丁未仲冬後一日山陰王明清題

右玉照王仲言所題本

定武蘭亭敘熙寧中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竊
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
和間歸
御府建炎初宗澤遂之維揚敵騎焚維揚
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斷損乃舊日定武所
拓尤可貴重黄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
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

前輩論定武蘭亭石本風流秀潤骨肉相稱視
其筆意右軍清真氣韻冠映一代猶可想
見今觀此帖寧不信然己未中冬武夷詹
體仁

永和歲癸丑羣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

丹青右軍草禊叙文忝祭日星選文乃見
遺至今悵昭明字畫最得意自言勝平生
七傳至永師襲藏過金篋亂辨才尤祕重
已徹天庭屢詔不肯獻託言隨戎兵妙選
蕭御史微服山陰行譎詭盡萬狀逕取歸
神京辨才恍如失何異敕六丁文皇好已
甚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寫賜公卿
惟此定武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稱善遂

以鐫瑤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爲耶律
殘石晉睥睨不知名意必希世寶氈裹載
輜軿帝羓既北去棄與朽壤并久乃遇知
者龕置太守廳或云改宣閤此石歸紹彭
文言入
内府宣取恐違程焚膏繼短晷拓本手不
停疊紙至三四肥瘠遂異形南渡愈難見
得者輒相矜我見十數本對之心欲醒汪

僕端明子嗜古自弱齡錦囊荷傾倒快覩
喜失驚帶流及右天往往字不成而此獨
全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博雅異論誰與
評硬黃摹搨唐人若無稱贗本滿東南
瑣瑣不足呈猶有婆與撫碔砆近擴衍右
軍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摹且手追安能
效筆精響搨固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參
其意到手隨縱擴況我筆素拙何繇望羣

英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刑此本更高勝
著語安敢輕孤鳳邈難繼悵望冥鴻征攺

悅題汪季路本

悵望當時眞蹟臨摹所在支分千載但稱合作
誰能有感斯文

定本爲世第一此文在定武前今日錦摽玉軸
向来不直一錢

又悅題袁起巖本

東游登會稽祗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欲

訪此碑不知處問從故家看墨本如此二
者絶難遇曾經升律乾襄去至今追摹猶
知慕時將一二餽北使持歸往往快先覩
未知玉石真在否要北江南終近古他日
縛取呼韓作編戸勒銘歸來過定武只問
居王乞此碑打向人間莫論數 次愧題羅春伯本
余三為蘭亭作詩姚江施令尹家
世好古所藏定本略與季路者相

似披玩不已欣然為題其後四明
樓鑰
慶元戊午詹阜民子南趙師夏致道與武子以
是日脩故事於此地武子出示同觀相望
八百四十有六年矣懷想風流為之慨然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
堪作什麽識者一開卷已見精麤或者推
求點畫參以耳鑑臨俗人則可但恐王內

史不肯爾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
所蔵不過三四眞可寶也慶元庚申重九
日笠澤陸游書

莆人陳讜正仲借觀於越上齋宮是本眞定武
二三百年前本也宜珍蔵之嘉泰元年八
月初八日

嘉泰元年八月上休日南豊曾晪茂昭觀於越
之棣華堂

常叔度徐渊子同觀於西湖張園壬戌四月廿
四日是日微風小雨

嘉泰壬戌冬至後五日林成季周南朱孚趙汝
譖朱元紘滕宬別昕貽施武子於虎丘同
觀書畫武子弟寅宏

往見定武蘭亭後有畢少董所題與此正同眞
奇物也甲子七月二十有三日閑中張嗣
古敏則

曩年沈揆虞卿蓄蘭亭敘刻凡百餘本予嘗見
之要各有所長而以定武刻為冠予問沈
何以別其為定武本沈以斷損湍流帶右
天字為驗今觀王順伯跋云未斷損前本
尤可貴重因是沈之前說尚未盡也以是
知見聞不可不博開禧丁卯正月望題倪
正甫
李埴真德秀任希夷同觀嘉定癸酉中冬二十

五日跋璨泉上題
定武禊敘有三曰肥曰瘦曰五字損本予皆舊
蔵焉今又得此肥本於施武子因以識之
嘉定戊寅重九日古汴向水若冰甫
右不損本自王順伯而下十三跋蔵
俞松家

鄱陽洪景盧　　梁溪尤延之
東平范東叔　　括蒼梁昭遠

三山黄䢸卿　毋丘謝子長
延平鄧千里　長樂黄邕父
霅川倪正甫

淳熙丁未夏孟六日觀於羣玉亭秘
書省卯
括蒼王誠之將命出使三館之士餞於史退傳
北園攜李沈虞卿出此書示坐客同觀者
凡十四人鄱陽洪景盧邁

錫山尤袤延之　三山高子雲曇
無諸黄倫彝卿　山陰莫叔光仲謙
蜀范仲藝東卿　括蒼王信誠之
延平鄧駟千里　濟陽李巘獻之
長樂黄唐邕父　渠江王叔簡敬父
呉興倪思正甫　臨江羅點春伯
右一卷兩經題名藏俞松家李秀巖
題跋在後

上即大位之初揆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
被命使燕過定武得此本然非舊刻也顧
脩程萬里犯暑馳驅而歸槖有此亦可喜
也後三年來守吳門遂以頃歲所得別本
裝為一卷北望故都回思往行之地撫卷
慨然因書於卷後紹熙壬子仲冬四日揆
題

右蘭亭脩禊敘劉餗嘉話云蘭亭敘梁亂出在

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得之隋平陳或以獻
晉王即煬帝也僧知果借搨不還後果死
歸弟子辯才唐太宗為秦王時見搨本善
甚使王陽詢求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
正觀中搨十本賜近臣世言遺蕭翼詭計
取之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温韜發唐諸陵
蘭亭復出人間世所傳撫刻本極多而獨
貴定武本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

筆意若是已此刻是定武舊本慶歷中韓
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
求之迺埋在土中刻別本以獻李死其子
稍稍摹拓以售人宋景文為帥令人盡水清
得之以獻于京子京變而不敢有留於公
帑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為帥携石去其子
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况子嗣昌
始納之

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
北或云道祖於定武舊本劉去湍流帶右
天五字以惑人或云道祖別刻本劉去此
五字未知孰是尤延之云此舊本蓋道祖
未劉去之前摹拓者尤可寶重也延之平
生所見禊帖不一其言當可信携李沈揆
題

右二本沈虞卿題

歐公所得蘭亭凡三本一得於王沂公家此本
是也揆為太學正時同舍生章澥為余得
之其族人家今二十有一年矣撫卷感慨
豈惟山陰勝游成陳迹而已哉紹興癸丑
正月十日書於姑蘇郡齋
右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唐硬黃紙雙鈎蘭亭敘字皆有意為之咸有褚
法必馮承素之流所搨但本無復可疑此

書當下真蹟一等非知書者未易道也昔
南宮米舍人芾元章書史有云樂毅論天
下正書第一蘭亭敘行書第一也縫有羊
書印乃米氏寶晉書印後有忠孝之家印
即吳越錢氏印及有趙景道進德齋印蓋
已經名公鉅卿賞鑒矣乾道二年中元前
一日獲於錢塘故人杜可升升之因手裝
於行在祥符寺張堯臣跋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爲尤甚
世之法書亙古窮今王逸少爲稱首永以
爲訓不可復加然精麤眞僞在當時在後
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
帝使張翼摹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
後答之初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乱眞
迺爾耶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
猶未遠相傳以敘草爲逸跡之冠太宗寤

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吳孫智永弟子辯
才處用房元齡計得之又攷紀聞所載乃
云元草爲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與死
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又得之二說不同
則此敘眞跡又有可疑如此自匪殉之後
獲見硬黃響搨者且爲欣幸迨於明皇始
刊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刊於翰林侍
詔所攷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

一乃王承規摸刻豐殺得所轉搨精神全
石晉時耶律輦藏北去遺是石於殺虎林
遂號為定武本亦不知其為学士院本耶
或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刊一石咄
咄逼近而摹思差劣識者謂之贋本時人
鮮克致詧而墨本茲焉可疑宣政初薛紹
彭易定武石歸藏於家啟刷遍多駿駁剝
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翻鐫其致疑滋是

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摹而戶刻之無非
根苗於定武本其庸工者駁乎無以議為
而精緻者得其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
者為疑又將如何自非得之之正傳之之
的雖明詧秋毫欲決其近似之惑亦恕乎
其難哉雙槐仙祖政和間為博士日得是
本於定武字之故家攜歸秘篋示為子孫矜
式淳熙中闔入伯父位遂護惟謹近為鬻

碑者所得不朗而過若有神明呵禁之爲
者价藝喜之餘亟以信價從歸校之所集
蘭晥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
與碔砆筆勢自然精微遒勁玩味不能釋
手信乎其爲王承規舊本也因驗諸易得
卦之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蓋始焉同於槐堂而中也異於閣折初九
曰悔亡勿追自復蓋發爲需碑負之而走

辛終歸於我上九乃曰羣疑亡也蓋家傳
之可信而絕無所謂數者之疑可合極而
睽睽極而合至理所在非偶然者謹薰沐
裝軸永爲青氈之藏抑當思其信以守器
之誼則其傳斯無忝爾嘉定巳巳中秋鄭
价裕齋誌

右二本二跋鄭雙槐本藏俞松家

蘭亭博議予友桑君澤卿所輯也予挈故書入

山陰結廬茂林脩竹間訪問王謝諸人遺蹟但見登流巖秀雲物與蔚而已既而於屋東得鄰土地數畝益藝卉竹治堂觀又有以汪龍溪家所藏禊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間又有舊藏定武石刻亦設諸几席日與兒輩來游觀圖玩亭如與王謝諸人相接一日澤卿忽攜博議見過予驚且歎曰此越故事也吾曹不能為之而澤卿所

編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余每謂右軍名為侍中尚書皆不拜又懼護軍將軍仍不就至於兒娶女嫁使有尚子平之意縷縷書辭間具識宇度量似非江左諸傳所可及天若有晉使昌於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大傅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而已吁是何其不知右軍者耶蘭紙一帖辨者多矣自有確論固不

從云獨悲我澤卿續燈詩書之系音盲大
雅之傳凡所考訪一一詳的直有括囊流
略苞舉乎藝文緬該緗素殫極丘墳之意因
以此敘博議且以策兒書之苟簡鮮工云
開禧元年十二月望日四明高文虎書
右藏揚叔憲家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鄰人湯升伯過童道人
許見此。禊帖知是烏臺詹提點者所藏定

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亟上車寒凜因
詣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
所悟漫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天下能事無有極其至者袁昂謂右軍之字勢
雄強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歷代寶之永以
為訓然右軍在時師法平南王廙又衛夫
人書大。雅吟賜子敬右軍亦嘗臨學同時

有荀輿序長倩寫狸骨帖右軍自謂不及
也大抵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法盡廢
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
始亦可恨也今官帖中有張芝草草帖皇
象文武帖鍾繇宣示帖王世將廣上表二
首具筆高絕具存古意而宣示帖乃右軍
所臨不失鍾法也右軍之前既多名書右
軍同時又有世將李衛長倩王洽謝安瓜

珣諸人皆妙於此故蘭亭不見稱於晉而
至隋唐始顯爾癸亥六月九日白石書是
日天乃大熱

右一本姜堯章三次題跋藏俞松家

李秀巖有跋在後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
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
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彷彿世謂

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必是眞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刻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具工拙妍媸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可爾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自具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亭山谷之言云爾

乃知當時眞贋混殽久矣山谷之孫子子遹今爲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騎者文及甫之序多見其名於書帖後雖尚如許亦足以贖粉昆之疵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月

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蕭千巖所藏本

余幼侍先君見薛氏子爲先君道定武脩禊敘

刻頗詳薛之伯祖師政嘗飾定譜初得此刻於定之殺虎林後置郡廨歲月久矣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伊至薛悉摹方有聲自刊別本畱譙摟下多侍此以捷覓者蓋先後已二刻居亡何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殺虎林本以歸自是定武所藏殆薛父子所重刻二本爾政非舊物也然好事稽究源流次第真贋各據所聞以定勝否年來有劉本之說謂薛所得殺虎林本欲以自別乃取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剔一二筆私以為記又有取況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紛紛之論莫知孰是然予獨信者薛蓋其家親見而身歷之豈今所謂定武本者或出於薛氏父子所重刊者耶抑所挾歸者中更多故將又轉而之他也今觀頗伯

所藏余亦未敢遽以薛諸劉本取況之說
為證然在等輩實稱第一余雖隨羣嗜此
所蓄蓋未敢信是夫以右軍平生得意書
一字一筆皆足以心會而神遇要不必苦
較計毫釐疑似之間予自此更當訪佳本
以求正於順伯云 袁起巖題王順伯少卿本

頃歲有薛氏子為先君道其族伯紹彭定武蘭
亭帖三本始末語與前輩略同去春予跋

王順伯定武本嘗及之矣蘭亭帖距今歲
月滋久本既弗一好事者說亦紛異然物
之珍謬雖相去毫釐者以一具眼目少加
訂正便可盡見如順伯與今李路所藏一
見知為至寶物也以肥瘦別定本先後本
亦是要論余嘗都下九年士大夫家所有
本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明者甚多
挍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具

運筆自然氣象渾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
有感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
不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旁石
紋自然皴動如蛙蚓籠染拔拭未去之狀
俗語謂之粉紋此尤不可爲爲前歲見范
元卿所藏渠卻未深信肥本人固各有見
也尤延之領襄博雅定武古本偏未得刮
目嘗見沈虞卿之本似不減順伯季路者

余雖隨羣嗜此而所儲未確僅有一二可
以備遺然必求有以頡頏於尤沈王汪之
門可也 袁起巖題汪季路太傅本

富沙袁說友敬誦蘇富諸鉅公題跋注想典刑
如生乎其時也輙冒不韙書歲月於下方
袁起巖題唐人臨本

永和九年暮春日蘭亭脩禊羣賢集合毫欲下
意已先娟日暄風佐搖筆當時一筆三百

字但說斷文感今音誰知已作尤物看流
落人間天上得天高地遠闊不示僅許一
二翻摹勒忽然飛上白雲俱往入昭陵陪
玉骨識眞之士已絶少眞者一去歎難覓
紛紛好事眼空眩只把殘碑纂眞蹟蕭郎
褒去明眞贗定武傳來方甲乙如丁如丙
辨形似不豐不露分肥瘠人亡無復見風
流謾費精神疲得失臨川先生天下士古

貌古心成古癖搜奇日富老不厭如渴欲
飮飢欲食牙籤軸不止三萬集古已多千
卷帙有時瞥眼道旁見倒屣迎之如不及
平生著意右軍處殘蓄莫收一何力賞音
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清波萬頃
渾一點明月一輪雲半入是中元不礙眞
逸氣奚典刑尤歷歷知我罪我春秋乎改
爾未容言語直我方隨屋手摩具嗜門戶弗

強才僅立幾年冥搜段無那劍欲流涎分
手席鬪公善本三四五不覺長歌書卷側
義之死矣空費公家九萬戔安得斬人寫
金石

右三跋一詩袁起巖題內所題王順
伯詩本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予嘗觀歐陽文忠公題是書是知眞本已葬昭
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
畫皆剔取金玉而委棄之於是魏晉以來
諸賢墨跡復流落於人間我家
太宗皇帝購募所得集爲十卷俾摸傳之
特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淳化法帖
是也獨蘭亭眞本亡矣自唐以來傳本雖
多皆以所藏舊本轉相摸傳失眞彌甚而
皆不同間或得其一二爾此本先朝項得
之於表兄羅山宰王敬子蓋其奉使北庭

歸以為贈藏之踰三十年矣嘗以諸本校其優劣獨此為冠今所謂定武本者是也故特寶之以為楷式因知傳刻者尚爾造妙想其真蹟宜如何哉嘉定十六年歲在癸未六月望日樂靜居士永成劉光朝明遠跋

右藏俞松家

禊帖趙唐乃有湯普徹趙撲韓道政馮承素搨

本皆不如永禪師褚河南所臨惟柳誠懸自用柳法作大字偽奇特是今工部公所書生氣凜凜儼然魯公柳莫及也公在

高宗臺閣

孝宗省曹名節論議彝猷典刑皆足以標

準

兩朝儀刑諸老而一本諸学晚來東臺訪舊事風流聲承猶被晉人士清哉孫踐世

官弁遺像清白雅亮捉捉祖風顧瞻棠陰
遺越以殘一香世世如彼渚蘭乃若襄上
祖以来書道自義献二十八人直可陋視
方慶嘉定十二年八月日高似孫書
右高疎寮題劉工部携所寫禊敘
之茂為兒童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嘗見几閒巻
舒蘭亭舊妙喜動顏色抱之茂於膝上指
示且曰此王右軍蘭亭脩禊敘草也筆意
精妙於時寶之劉餗蘭亭嘉話云蘭亭敘
自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智永得之
隋平陳或以献諸晋王即煬帝也僧智果
借搨不還後果死帰弟子辯才唐太宗為
秦王時見搨本喜甚使欧陽詢求之武德
二年入秦王府正観中搨十本賜近臣世
言蕭翼取者妄也後遂入昭陵温韜之乱
發唐諸陵蘭亭復出人間世所傳搨本

極多而今獨以定武為貴者自山谷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也慶歷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遜埋石土中別刻本以献李死其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為帥倅人孟水清得之以献子京子京爱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為帥攜石去其子紹彭道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次子嗣昌始納

之

御府龕於宣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別刻本劖去湍流帶右天五字又云劖去者別本也今此數刻字皆全又云此皆未劖去之前摸本也傳刻既多工有巧拙自各存其妙然眞蹟已千百年不可復見矣故題之曰蘭亭眘妙之茂痛念先祖誨言時已七十年矣遺墨如新不

覺感愴墮泪遂書於後

右雪邨魯伯秀跋家藏本

孫叔詣參政以所被

賜本刻石會稽而薛嗣昌所得長安崔氏本亦刻在浙東倉司

柳公權楷書禊敘改天朗為天融不知何意

右二說秀巖李先生筆記

蘭亭續考卷一

蘭亭續考卷二

吳山俞　松集

魯氏此帖藏之百年而壽翁表出之非篤好何以至此後山陰脩禊之八百六十有九年中冬月上朔日蜀人李心傳觀（淳祐初年題魯雲休所藏本）

董承旨者名誠劉信叔子壻也劉氏世為貴將則此帖繇來可考矣鑱去五字所傳亦不同昔右軍既書此文甚自愛賞更書之無

能及者則謂蘭亭不見稱於晉恐未爲確
論也摩挱墨本茴爾況其眞蹟耶淳祐辛
丑歲十有一月庚子哉生霸越六日乙巳
秀巖老人李心傳題 姜堯章所藏本
紹定之季歲予罷史職歸巖居春三月過禦溪
沈虞卿侍郎之孫提舉君以家藏禊帖歸
余求識其後秋九月過梁溪尤伯晦仲晦
方呈君邀予與蔣良貴共飲日加巳已遂
客席間設大几錦褾玉軸推積其上余雖
闇遂初圖書之富也亟起觀之則多元老
鉅儒所嘗鑒賞者良貴於其尤者謂予爲之
題數語觴每行趣輒更一二軸達明飲散
予遂解舟今不憶所題若干與夫不憶有
無禊帖在其間也淳祐初年小寒節前五
日劍亭翁走价以此帖示余實沈貳卿於
羣玉暨史園兩嘗出以坐客者而尤公遺

遺在焉其為定武真帖不疑矣前後同觀
者十有六人大抵二熙名士其間蓋有出
處與隆替對者自是在軍輩人物書翰其
一也後之覽者又當有感於斯文陵陽李
心傳書　洪内相所題本
俞壽翁嘗以禊帖四比白定本也但筆蹟微有肥
瘦之不同爾聞諸前輩謂此石將歸
天上好事者疊紙以拓之紙在上者字微
瘦理宜爾也此帖差瘦勁余一見之便覺
與沈貳卿家本相類視壽翁所辞亦然因
識其後淳祐元年冬十有一月乙巳研溪
李心傳　劉明達所藏本
此帖嘗經
思陵賞識無復可議況後有驟珠三十六
耶
思陵本敎黄書後以偽蹤遺能黄書者為

間改從右軍而紹興之初筆勢已如此乃
與戒石銘亭體頓異殆天縱也鄭謐寺人
中之庶厮能詩者
上雖以此帖畀之未幾爲讒之除復以其
交通士大夫而止蓋畏公議如此後百有
十年承議郎臣俞松以示前史官臣李心
傳因憶傳舊聞蠡識其後 高皇賜鄭謐本
此卷不知何人所作觀其意象殆二人初相見

時也或謂當作老僧蒼皇頻卯口呿而不
能合之狀迺爲眞矢蘭亭爾昔政和畫学
以午陰多處聽潺湲命題衆皆作清流激
湍而聽者坐其側最後納卷者獨爲藤蔓
膠轕樹影正中而有人扁耳於崩崖乱石
之間
上攬之以爲眞聽潺湲者遂除畫学録然
則摹寫之工固不在乎泥其蹟毋亦對談

之頃而蘭亭已落吾度中耶壽翁試評之
淳祐二年春正月甲午雲濵病叟書 江南
蕭翼取蘭亭圖
余嘗評壽翁四禊帖以瘦本為勝後見周益公
之説亦然壽翁復以二帖示余亦瘦本也
沂公作相時定武石似未刻豈其子孫所
藏耶淳祐壬寅歲雨水節雲濵病叟李心
傳書 蕭文英公所藏本

余既題此帖後五旬有一日壽翁復以示余反
復觀之真善本也以集古録考之當嘉祐
中定武民間石刻已出但未入公廨爾然
世傳薛紹彭易之以歸長安後其子嗣昌
獻諸
朝今觀嗣昌大觀初題識乃以為得長安
崔氏所藏真蹟而刻之則又非定本也蓋
薛本幸存於靖康北狩之日而復逸於建

迨南渡之時自是絶跡矣今壽翁訪求至
十數帖而未已其殆有蘭亭癖耶心傳嗣
書　再題范文正公前本
集古錄所收蘭亭四刻王沂公家本纔若一爾
而沈陳二跋咸稱焉或疑其有一誤然沂
公家自有石則摹傳豈不止此但渡江之
後所存絶少滋為可愛爾虞卿鑒賞是精
茲壽翁所以為據也歐公錄沂而舍定政

謂其纖毫無異不必並列爾非有所輕重
也淳祐壬寅歲清明後五日蜀人李心傳
觀歐陽文忠公所藏本
此帖信美矣唯室以為王沂公家本蓋有所援
第併指定武石刻則似未深考耳歐陽公
既敘沂本而繼之云又有別本在定州民
家二本各自有石校其本纖毫無異故不
復錄然則二本皆佳也奚必以定本為貴

哉唯室詔興名士也余嘗得其步里客談
一編今又見其三詩風流可想矣淳祐壬
寅歲季春之四日霅溪病叟書 上沂公六十
德壽臨蘭亭世所藏者不一而多針蟹爪之體
各具真
宸筆也 但摹刻者視真蹟為稍腴耳嘗聞
普安恩平宗藩並立之時
上各賜以一所臨蘭亭而此其後云依此進

五百本其後
童華書七百本上之而恩平訖無所進蓋
懃怠之分天命之所以去留也書帖云予
咸淳祐二年脩禊日承議郎臣松以真蹟
示臣心傳纂題其後 高皇御書臨寫本
壽翁以三禊帖示余其末用青社忠臣曾孫之
印蓋曾威愍家所藏也威愍建炎初帥京
東死國難余聞定刻以瘦本為貴而此肴

帖特秀潤昔歐陽文忠公許李陽冰忘歸
臺等諸碑謂三石皆活歲久漸生剝處欲
合故多瘦細時有數字筆畫偉勁者乃真
蹟也然則此帖殆亦活石所刻但摹打有
先後故潤瘦不同耶及復礪之淺為可憾
其他亦不足較也淳祐壬寅歲北至日秀
巖李心傳審定 曾公序所藏歐陽本公序為 京東帥之死難也博士錢
菉詒曰明懸執政 慷之乃後日戚

論漢魏以後法書東晋為第一就晋人論之右
軍又為第一右軍遺墨流傳至
國初者尚數十紙而蘭亭臨本特為士大
夫所稱余嘗見壽翁所藏蘭亭石刻凡十
餘而此最後出蓋曾魯公家故物也定本
始見集古錄中後六十年乃歸
御府魯公所藏蓋其居揆席時與歐陽公
俱得之耶或謂右軍風流人物與謝太傅

自是輩流不應專以筆札之工為貴余謂
有如此人作如此字乃所以為第一宜壽
翁之寶藏而無斁矣淳祐擅艾攝提格旱
月幾望雲濱病叟李心傳書 曹魯公所藏本
定刻得薛氏父子而題觀道祖臨帖殊可寶意
豈心誠求之之故蘭亭自入渠筆端耶如
手能然匠意經營終不近爾帖藏下山已
久今乃入於禦溪歐陽公謂物常聚於所

好者是也淳祐二年孟秋九日雲濱病叟
李心傳題 薛脩撰道祖臨寫本
此葉氏賜本眞定刻也但以新諱處歷中宋景
文帥定武得此石置於公帑則小誤景文
鎮中山在皇祐中是碑可考是矣初宗元
帥守汴都得此刻致之維揚
行在渡江時失之自是絕跡余嘗讀洪丞
相隸釋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但以書之工

拙為斷此帖既佳而其來復有自非壽翁篤好之未易致也淳祐二年八月端午雲濱病叟李心傳書 葉次新所跋暘本

王順伯好古博雅在二熙間為第一所藏諸禊帖尤遂初極稱之袁起巖所跋茲其一也賞音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其然耶其未必然耶壽翁試評之淳祐壬寅歲秋八月哉生明雲濱病叟李心傳書 袁起巖跋

長篇題王順伯所藏本

壽翁以此軸示余石既中斷故缺十六字亭亦瘦勁葉次新所譜第三本也康生翔南偏歷至乾道間尚存此帖未知何時歸下山今又易主蓋余行四方所未見者滋為可貴也淳祐次年龍集攝提格昊天十月皇極之日雲濱病叟題 葉石林所藏定武斷石本

王右丞所畫蘭亭圖

祐陵標題仍書何延之所作記於後逮今
百三十三年矣㝎自大龍騎日以來
天上圖書散落人間不知其幾其至江左
者僅毫芒耳臣耘得之以示臣龔攬流湯
記中數字殆是筆誤讀者以意屬焉可也
王圖已從睿鑒故不復論淳祐三年白露
節日前史官臣李心傳謹記徽皇御題王
維蘭亭圖又御書何延之蘭亭記

秘府藏

祐陵書百餘軸 臣三八承明備見之矣大
抵政宣間所賜臣下親筆也紹興日曆載
高廟聖語云近有進
先帝御札者宸翰小璽皆人僞爲之時渡
江未久也而僞本已出矣何耶淳祐癸卯
二月幾望臣耘以帖示臣龔攬再三筆勢
似與秘府所藏稍異因憶蔡絛史補政和

初羣臣言近降御筆有不類

上書者

上曰此得一工製筆其管如玉而鋒長幾

二寸是以用之作字軟美乃知崇觀政宣

筆法固已不類此帖殆崇觀間所作也帖

中領悟惓三字咸從右軍之舊不復整正

蓋自來臨摹之本如此惟衆字特有所避

故與諸本不同云前史官臣李心傳謹書

徽皇御書臨寫絹本

蘭亭續考卷二

蘭亭續考前一卷其間有松所藏本

與他人所藏者合為一卷後一卷皆

松所藏嘗注

秀巖李先生品題命工鋟版以貽同

志淳祐甲辰中秋日書於景歐堂

余先得蘭亭考十三卷錄之久矣今

得讀考二卷係宋刻大字本與前本
不同今照前書式寫過合
不相失幸矣嘉靖庚寅安
正德間吳人柳大中僉嘗藏書萬卷
特以鈔本鬻於嗜古翁此冊亦出諸
柳氏云係宋刻大字本彌之又有桑
澤卿蘭亭考十二卷藏於家今大中
也矣所藏皆散去余偶得之華少岳

忽病疝不能執筆乃命病兒手錄以
供老境清玩復綴數語末簡云
嘉靖乙卯抄秋廿二日句吳茶夢散
人姚咨時年六十有一

乾隆甲辰季春重校一過知不齋記